

雷雨之夜

(七幕舞台劇)

舞台劇劇本第三名 黃英雄



黃英雄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生

台灣省嘉義縣人

華視編劇班結業

經歷／

國立藝專國術組輔導老師

現職／

貿易商

作品／

生命的拷貝(七十五年新聞局優良劇本

徵選入選作品)

雲門舞鞋(七十五年新聞局優良劇本徵

選入選作品)

劇情大綱

生命的意義在於對自身工作的認知與貢獻。每個人一生中享受著社會的各種賜予，而這些幸福的源頭來自各人對工作的盡責。

尚志是個有各方面天賦的人。但因當年聯考沒有考上醫學系，導致日後對醫師產生嫉妬與無奈的心態，對醫師的各種行為有所指責。在潛意識中認為：如果自己從事醫務工作將會比任何人高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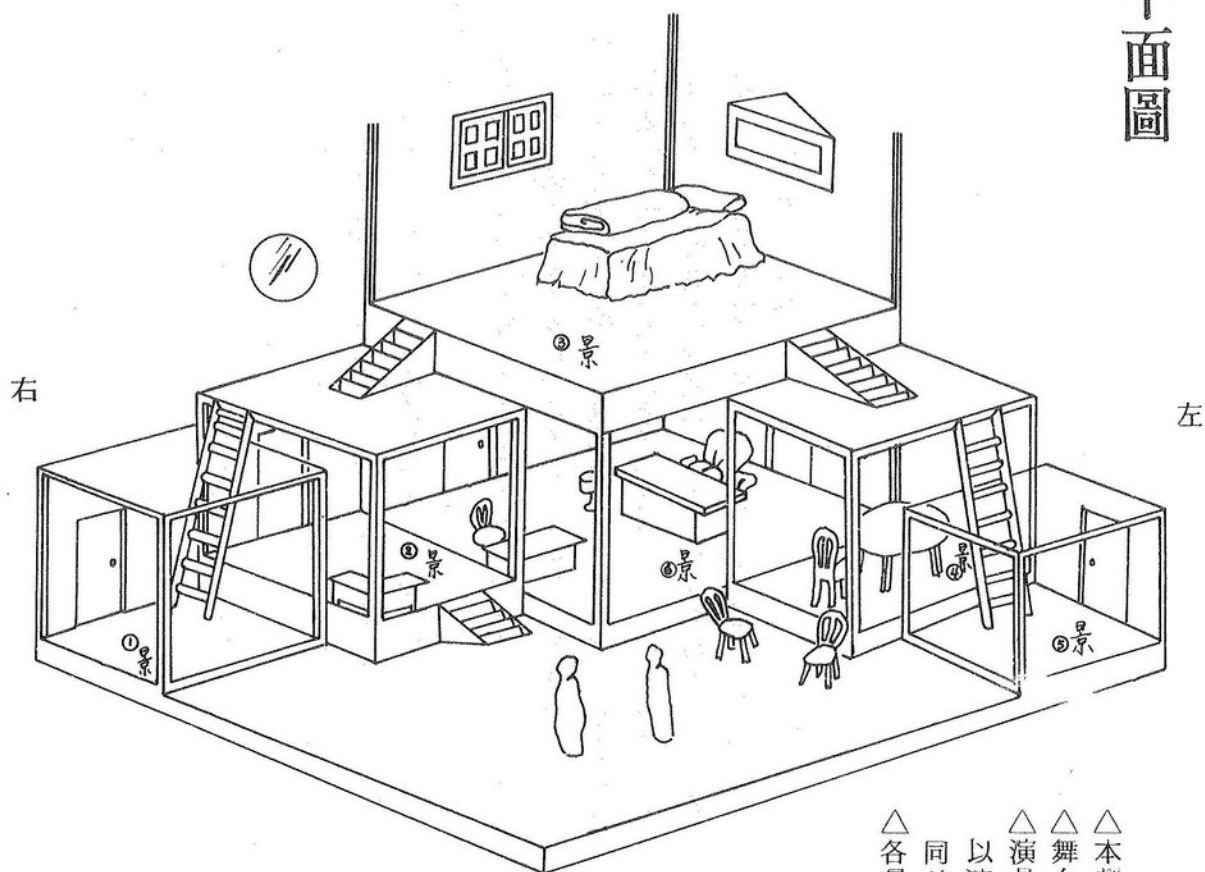
尚志的老板在經濟方面一直是他內心仰慕的對象，心裡常暗忖：或許他運氣好，換了我也會作得有聲有色，甚至更輝煌……

尚志從小具有美術天份，雖然沒有參予但却時時幻想自己潛能的發揮……

在對本身的工作產生單調與厭倦之感，往往會有羨慕他人之慨，尚志在夢中經歷了各種身份，發覺不但沒有想像中的容易甚至比原來還糟。最後欲剃渡出家，却又發覺和尚也像一般工作一樣須要一番的歷練與自覺。

本劇用一幕六景的格式，代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內容雖區分為七場，但可不換場景一氣呵成。燈光在本劇中佔重要的份量，隨著夢幻的變化襯托出夢中夢的意識行為。夢是我們的意念與希求，有瞻望、有回顧、有啓示也有驚恐……現實的生活與日常工作不也正是一場夢嗎？也許在夢中我們更能看清自己的本質，從而發現本身對工作的責任與盡職的意義。

舞台平面圖



佈景說明（雷雨之夜）

- △本劇乃一幕六景之舞台劇。
- △舞台之左右，以演員面向觀眾的左右為左右。
- △演員在六景中作劇情連貫之表演，各景的轉換以演員的走位移動及燈光的強烈投射，代表不同的時空。
- △各景的道具亦可省略而以演員動作表情代替。

人物

施尚志：四十歲左右，葯劑師，是一名成功的葯品推銷員。工作能力強，自認能勝任任何工作，並逐漸對本身的職業產生厭倦與不滿。當他在夢境中嘗試了各種渴望的工作後，纔體會了職業的神聖與意義。

父親：約七十歲，退休的工人，一生中從事單調的車床工作，雖然不是很偉大，也犯了一點道德上的錯誤，可是誰能無錯？重要的是他對不起眼的工作忠誠盡職地直到退休。

母親：約六十五歲，具忍讓與善良本性的中國女性，把希望寄託在丈夫與孩子的身上。中國的倫理精神在她身上找到詮釋。

梅香：尚志之妻，處於新舊女性思想的交替階段中。對丈夫的大男人行為有所感觸，却又接受著傳統的忍受美德，內心雖有吶喊却自我抑住而專注於家庭的孕育。

夏敏：女、三十歲，前進的新女性。業秘書工作，雖有理想但亦有其原則。處世能力强，雖遇感情挫折亦能迅速找到自己的方向。

王董：男、四十五歲，成功的生意人，但却是個婚姻失敗者。雖欲以事業的成就來彌補生活的缺陷，但因忽略了工作的實質意義而掉進了痛苦的迷茫。

阿輝：尚志的高中同學，具美術天才却從事開墾種植木瓜。誠懇者負責的態度使他得到「十大傑出農友」的榮譽。更能將自身的藝術天份融貫在工作的體驗上，詮釋了萬物的生機與生命的態度，進而每個人體悟了在社會工作的真正意義與目的。

大寶：五年級的男學生，尚志的大兒子。

小寶：三年級的男學生，尚志的小兒子。

第一幕

緩慢而低沉的長笛迷漫著整個舞台。像是一種開始；也像是一種結束。聲調雖然優美而柔和，但却顯現了一股強烈的泥土芳香。就像你我都曾感受過的那種家鄉的親和力。

幕緩緩而起……

整個舞台的背景顯得無比漆黑，在舞台中央散發著一股莫明的昏黃——讓人氣悶的昏黃。燈光效果使觀眾無法看清舞台佈景。若有若無，像是真實，亦像是夢幻。

從右下舞台的布幔後，緩緩地走出一位脚步沉重的中年人施尚志。穿著一套類似制服的藍色西裝，手上提著

一個外務員常帶的手提包。襯衫上拉鬆的領帶及憔悴的臉色更顯得精神萎靡不已。音樂繼續不斷。尚志好似沒有聽到長笛的聲音，但蹣跚的脚步却有意無意地符合著。昏黃的夕陽似乎帶給他無限的壓力，向前邁了幾步，接著擡頭眺望遠方，眼神中露出了期待與迫切。

尚志走過下舞台，轉身踏進了舞台中央。

懷著回到老家的喜悅與清新望著四週。顯示他已許久未曾回來，週遭一切令他感到熟悉而又陌生。作了一個「大概是誰把原來的景物移動了位置」的想法與表情，緩緩望向舞舞台的第五景。

一位光亮但柔和的燈光打在第五景。後門打開走出了一位老婦人。衣著陳舊而樸素，沒有怨言的蒼老面孔透發著幾分逆來順受但永不屈服的神情。手裡拿著一包穀物，嘴裡「咕咕……咕咕……」唸唸有詞，似乎在尋找著飼養的鴿子。左顧右盼地走向舞台中央。

尚志停下脚步，早就看見迎面而來的老婦人。神態有些激動，意欲張口呼叫，但喉中似乎有物哽住，到嘴邊的話兒又嚥了回去。

老婦人依舊固執地邊走邊撒著穀物，沒有注意到已經站定的尚志。直到兩人相距咫尺，老婦人才感到尚志的存在。猛一擡頭才發覺站在眼前的竟是許久未曾回老家兒子。愣了短暫的片刻才回過神來，手中的穀物不知不覺已掉落在地。

母親：阿志……你是阿志……

尚志：媽……（聲音小得幾乎祇有他自己聽到）

（母親露著歉愉的笑容，微抖的雙手輕拉著尚志的衣袖。生怕他會立即消失似地。）

母親：回來了……你終於回來了。（語氣因激動而顯得有些喃喃）

尚志：我……（詞窮）本來早就想回來的，最近……公司忙些，事情一耽擱，真的是分身乏術……

母親：（淚光閃閃）回來就好……回來就好……（轉身用衣袖拭去了淚水，欣喜的情緒令她有些慌亂。望了望身後又望了望四週，却又無法決定自己該做些什麼。）

尚志：（有些迷惑）您……在找些什麼？

母親：（醒悟地）我……你看我都老糊塗了，儘站在這裏說話……（伸手拉著尚志欲往房內）快！快到裏面歇著……

尚志：媽……（掙脫了她興奮的拉手）我又不是小孩，也不是外人，我是您兒子啊！幹嗎對我這麼客氣。

母親：說得是！就是因為你是我兒子，我才這麼對你啊！難道你要我到路傍隨便拉個人當兒子？（作了一個假意生氣的表情）

尚志：媽！當然您不會這麼作，我知道您一向是最疼我的。雖然是這麼匆忙，但我還是趕了回來看看您……（忽然

想到)對了……爸爸呢?怎麼沒看到他的影子?

母親:他呀……那閒得住啊,每天吃飽飯就在巷口的廟前下棋。你看……(指著四週)迷得以前養的鴿子都要我來餵,這每天……噢……(發覺剛才手上的穀物已丟)我剛才手上的那包飼料……(焦急地往地上尋找,尚志亦幫忙尋找著。)

(一個轉身,尚志拾起了那包飼料,母親笑著把它接過去。)

母親:好端端地,怎麼會忽然跑到地上了……

(尚志聽了,臉上瞬間有著切痛的表情。)

尚志:媽……(欲言又止)

母親:(感覺奇怪)怎麼啦?

尚志:(搖搖頭)哦……沒什麼!我……(尋找新話題)這趟很久沒回來了……

母親:就是啊!前天你爸爸還惦著你。將近一年了吧?!

(母親曲捻著手指,緩緩地算著。)

尚志:這也是今天我趕回來的原因之一……(神色有些黯然)每天忙著出差,大部份的時間都在等待……(眼神望向遙遠的天際)從台北出差到台中,時間就在等車與坐車中溜過去了;到了醫院,還得等待醫生門診完畢,才能開始洽談生意……

母親:你現在不是升主任了嗎?

尚志:唉!就是升了主任才得那麼辛苦啊!以前我祇負責推銷自己的區域,現在可好了,名為大藥廠的外務主任,我總不能乾坐在公司等報表。哪個區域的營業有問題就得親自去支援……

(母親驕傲而又憐惜地聽著)

尚志:就是禮拜天也不得休息……

母親:為什麼?禮拜天大家不是都休假嗎?

尚志:對啊,就是因為大家都休假,那些醫生大老爺也都休假。而且他們認為自己比任何人更值得休假。

母親:什麼理由使他們有這種想法?

尚志:救人的使命和較高的薪水或收入……

母親:我想不通這些跟休假有什麼關係?

尚志:(像是對著母親說又像是自言自語)通常自認對社會或人們有了較多的付出,總要相對地作等量的回收。

因此社會給他們較多的收入與自負的情操。甚至……(神色轉趨黯然)要我為他們付出我應該享有的星期假日。

母親：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尚志：您聽過交際應酬嗎？

母親：（認真地點頭）那是男人的玩意兒……。可是你爸爸也是男人，他却從未提過應酬這字眼兒……

尚志：您聽我說……爸爸是個車床工人，是個安份守己的技術人員，他祇要按時上下班，做好份內的工作，月底一到拿著新水袋回家事情就結了。

（尚志口氣越來越快，似乎有些激動）

尚志：他不須跟任何一個人打交道就可以完成他的工作，得到他的報酬……。而我的工作除了業績的推廣與販賣額的增加之外，必須時時去注意他們（指醫生）。講話時時小心，就怕觸犯他們。

母親：你曾經得罪或冒犯過那些崇高的醫生嗎？

尚志：（堅決地）從來沒有過！正因為如此，我才能升到目前的職位，也因此，在星期假日他們在某個地方度假或享樂的時候，都會熱誠地邀請我去。

母親：（驕傲而光榮）他們邀請你去？！

尚志：（吸了一口氣）不錯！他們邀請我去！（面向觀眾，神情似乎有些失落。）邀請我去付帳……

（母親詫異地張著口，無法一下子理會他的意思）

尚志：當然是公司付的帳。

（此時從第六景的右邊暗門走出一位老人，緩緩地經過第二及第一景，然後轉彎走向舞台中央。微弱的燈光打在他的身上，就像夕陽餘暉攀滿了一身。也許是天天承受而已經習慣或者麻木，老人祇願緩慢地走向，週遭的任何變化似乎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

尚志：雖然不要我付錢，可是我却付出了我的假期。陪他們吃飯，陪他們玩樂，然後我替公司結帳。這些大爺們一高興，下個月公司的營業，必定直線上升，就這樣不必再多費唇舌就可得到最好的業績。

（老人漸漸走近兩人，好奇地靠近而傾聽著兩人的對話。）

尚志：（有些發洩似地提高音調）這就是交際！這就是應酬！

母親：唉！多複雜的社會層面啊！阿志……我不擔心你的業績；也不煩惱你的假期，可是我却為你陪他們吃噁心痛。

尚志：您的口氣就像您的媳婦一樣，我該怎麼回答？！很多事情都是無可奈何的啊……

父親：什麼事情是無可奈何？

（父親突然由尚志背後冒出一句，尚志與母親均有此驚異，轉身一見是父親，臉上又露出了笑容。）

尚志：爸……（對父母親的稱呼，似乎總顯得生澀。）

父親：阿志，什麼時候回來的？

尚志：剛到……就早您幾步先到……

父親：怎麼還站在院子門口啊？（望了二人一眼，作出恍然的表情。）喔……我知道！一定是你這次太久沒有回來，一下子找不到咱們家了？

尚志：（慌張地否認）哦！不……不……

父親：（伸手指斷他辯白）要不然是我找到了，可是你媽一生氣，不讓你進去……

尚志：（焦急）不！不！您都猜錯了。我不但找到了我們的家，媽也恨不得我趕快進去，沒想到兩人一聊竟忘了

進去。

父親：（表情奇怪但幽默地對著母親）老伴！咱們阿志老了……（用一隻食指指著自己的腦袋）健忘症……這是老了的明顯徵象。

母親：（微笑而憐惜地看著尚志）快四十歲了……咱們的兒子也快四十歲了……

（尚志有些尷尬地笑著）

父親：四十歲？我四十歲的時候，腦筋可還真管用，最起碼我一回到家不會就站在門外的。

母親：好！好！我知道你的意思……（微笑地接過尚志手上的提箱）就讓你們父子倆好好地聊聊。我先進去準備

晚飯……。

尚志：媽……我自己來……

母親：不礙事……這小小的公事包還難不倒我，你就多陪陪你老爸吧！

（兩人目送母親由第五景而下）

第二幕

（父親對尚志笑了笑，邁著老人僵僵而緩慢的步子，走到第四景前坐在椅子上。點了根菸並示意跟隨過去
的尚志坐在另外的椅子上。）

父親：（呼出了一口煙）這次怎麼一個人回來？

尚志：（有些歉疚）我……趁著出差之便……順道回來探望您老人家……

父親：原來如此……阿香呢？跟孩子都好吧……？

尚志：還不是老樣子，祇是兩個孩子却越來越調皮了，常把他媽媽的管教當成耳邊風，家裡整日就亂得像永無休止的戰場。

父親：（滿意的笑容）男孩子嘛！調皮些倒無妨，更何況是兩個小男生。（伸出兩根手指頭強調著）

尚志：（微笑著表示同意）說的也是……一個五年級另一個也三年級了，整天就曉得玩。功課却始終不是很理想

……
父親：還小嘛……再過幾年壓力越來越重，他自然會知道奮發的。

尚志：再過幾年？再過一年多就國中了，我……實在是蠻擔心的。（憂慮）

父親：別擔心！沒什麼好憂慮的。天下的父母對自己子女表現，永遠不會滿意的。當孩子得了八十分，父母就認為他應該有九十分以上的實力；如果得了九十分，就認為應該也有一百分的實力……。

尚志：（玩笑地）那如果已經得了一百分呢？

父親：（似乎從未想過這個問題而顯得意外）這……這個嘛……（忽然想到）當然得詢問他怎麼沒當上班長呀……哈哈……

（老人似乎對自己的答案很滿意而大笑著。尚志亦發出了同意而輕快的笑聲。）

尚志：現在的孩子要應付的功課實在太繁重。我也曾想過，要是換了我，我也未必受得了。

父親：哦？怎麼個繁重法？

尚志：除了學校的功課，每天晚上得到不同的老師家裏上課……

父親：（詫異）惡補……？

尚志：不！不是惡補，是屬於身心方面的另一種教育。譬如說禮拜一是鋼琴，禮拜二是英文，禮拜三是繪畫，禮拜四是功文數學……

父親：（截斷他）好！好！那不全包了？我的孫子什麼時候成了個超人，我怎麼不曉得？

尚志：我們隔壁的女兒還多學了一項豎琴呢……

父親：（有些意外而感到茫然）學那麼多……成嗎？

尚志：（忽然也感到一股從未發現的茫然）我……我也不知道，反正別家的子女也都是這樣的。

父親：我如果是你兒子，我一定會作惡夢的。

尚志：我也覺得這樣作對孩子來說負擔重了點，可是別人都這麼作，我的孩子怎麼能例外？別的孩子有的而他沒有；或者別的孩子能學到而我的孩子學不到，這都是落伍的表現。這種責任必須完全由孩子的父母來承擔。

（尚志語氣漸漸激動，不知不覺站了起來。老人則冷靜地抽著菸，仰面看著他。）

（經過短暫的沉默，老人終於開口）

父親：你……是個好父親。阿香呢？我想知道我的媳婦對這種事情的看法。

尚志：（有些厭惡的表情而顯得自大）她能有什麼看法？

(此時由第二景的後門走出尚志的妻子梅香。頭髮有些紊亂，腰上繫了個圍裙，一副家庭主婦的模樣，手上拿支雞毛撢子拂著牆上的灰塵。)

尚志：這個家要不是我內外張羅，不曉得要亂到什麼程度。(搖著頭望向遠方，老人詫異地看他……)

(第二景內的梅香繼續擦拂，此際兩個小孩揹著書包亦由後門進入，看見梅香，表情高興地……)

大寶：媽！我們回來了……

小寶：媽！我也回來了……

梅香：(微笑，放下手上的工作)乖！先去把書包和制服放下。

尚志：(站在第四景前繼續他的訴說)就拿我今天出差來說吧！(轉身面對父親以加強他的語氣)我一天不在家，

鐵定家裡又亂得像戰場。

(老人不以為然地望著他，兩人似乎在思索著這個問題。)

(兩名小孩將書包隨意一放，梅香立刻制止……)

梅香：吔——你爸爸說得沒錯，他一不在家，裏面就亂得像戰場。你們倆個快把書包收好……

大寶：媽！你的意思是說爸爸今天不在家？

梅香：(一邊幫忙收拾一邊回答)是啊！爸爸今天出差到中部去了，晚上不回來……

(大寶、小寶已坐在書桌上，聽了母親的話，兄弟倆互望一眼，然後把手上的書同時往空中一丟，發出興

奮的叫聲……)

大寶：(同時)萬歲……

小寶：(同時)萬歲……

梅香：(驚訝地制止)你們這是幹什麼？(小孩聳肩住嘴)

(在第四景的老人似乎有些不服氣尚志的說詞，但一下子又不知從何說起……)

父親：照你這麼說，阿香家務作得不好，那你倒說說平常她到底在幹什麼？

尚志：我也搞不懂她，就光是兩個小孩，就忙不過來。要是像公司的一位同事一口氣生了七個，看她怎麼應付……

父親：乖乖……七個！幹嘛生那麼多？增產報國啊？

尚志：因為連生了六個女孩，一不做二不休才又生了第七個……

父親：那……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到第七個才讓他生個男的……

尚志：不！還是個女的……

(老人驚異地瞪著尚志，似乎不相信兒子的回答。尚志再給他一個肯定的點頭，老人遂陷入了無法理解的沉思……)
(第二景的梅香一邊幫兒子把書撿起，一邊面帶微笑而嘆氣著……)

梅香：我真希望能再生個女的……

（梅香把書放在桌上，老大聽到母親的自語，立刻提出了他的疑問。）

大寶：為什麼妳一定要生個女生而不要生個男生？

梅香：因為小女生愛清潔，又會幫媽媽整理家務，不像你們兩個小蘿蔔頭，不但不會幫忙，就只會搗蛋。

（梅香借機訓了兩個小孩一頓，小孩知錯地吐了吐舌頭。梅香雙手在胸前交叉假意兇狠的樣子，小孩則提筆寫著功課……）

（老人似乎經過思考後，面對尚志……）

父親：那就是七仙女了！女孩子嘛總比較文靜，不像我那兩個寶貝孫子（稍頓）男孩子還是活潑點好……

尚志：豈止活潑……有時候簡直活潑得過份。要不是我天天逼著，真是不堪設想。

父親：管教孩子可別太認真……。孩子祇要不學壞，就別逼得緊。雖然是小孩，可也都有反抗性……。

尚志：不可能！（堅定地搖搖頭）雖然是調皮了些，倒也蠻懂事聽話的。

父親：（安慰地）那就好……。

（第二景的梅香繼續著機會教育）

梅香：爸爸平常教你們要懂事、要聽話。沒想到一聽到他出差不在家，你們竟高興得像剛出了籠子似地。

大寶：媽！爸爸管得太嚴了，功課又那麼多，唸也唸不完，難得他出差不在家，我們就能鬆了一口氣也！

小寶：（天真地）對啊！每次爸爸出差不在家，我們喊萬歲就是哥哥教我的……。

（老大用鉛筆敲著老二的頭，老二挨了一下欲哭的表情，梅香過來勸架……）

梅香：好啦！別吵別鬧了，快點寫功課，媽進去把菜熱一熱，馬上就可以開飯了……。

（梅香由第二景後門下，兩位小孩繼續在桌上寫功課。）

（短暫的停頓，尚志忽然想起了什麼……）

尚志：唯一一令人不放心的就是阿香。

父親：哦……為什麼？

尚志：您又不是不知道阿香的個性，就像風中的綿絮，一點脾氣也沒有，我一不在家，孩子一定會被她慣壞的。

父親：阿香的個性我怎麼會不知道，就是知道她的脾氣好，我才託媒人促成了這段婚姻。怎麼？到現在你還是嫌

她不好？

尚志：（望向遠方，似乎不大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好歹都生了兩個孩子了，還說什麼好不好……。

父親：你……還放不下那件事？

尚志：我並沒有說阿香不好，相反的，她就如您當年所說的溫柔、嫻淑，一切好妻子所應該作的，她都作到了。可是……。

(欲言又止，老人似乎看穿他的心意。)

父親：可是她依舊不是你心目中美好的女人。你不欣賞她的髮型，你不喜歡她的穿著，甚至你厭惡她的談吐……。

尚志：(似乎不願談論欲制止)爸……。

父親：(伸手反先制止了他)我知道！這或許是我們不一樣的地方。阿香在我的眼中甚至在你媽的眼中，都是一位標準的媳婦。我的觀點是延伸了你祖父的教誨和我一生中的印證。起碼……到現在為止我認為她對妳無害。

尚志：當然無害，你說的祇是以世俗的眼光來衡量。我的意思是指精神方面的感受，你知道，就像……(尋思著適當的形容詞)心靈的交談與感性的體悟。

父親：你說的字眼，我雖然不很清楚，但我却知道你的感受。阿志！從你還未畢業時我就瞭解了……。

(尚志有些驚異而好奇地望著父親)

父親：你婚前的女朋友個個是如花似玉，時髦美麗。站在同樣是男人的立場……(點頭微笑)我倒是欽佩你的眼光。

尚志：可是每一個都遭到您的否定。(有些怨氣)

父親：(搖搖頭)如果現在要我再作個決定，我依然會在投否決票！

尚志：我實在不懂您的意思……。

父親：美麗與時髦的外表並不是人生的一切，善良而嫺慧的本性卻能讓你感到自在與充實。阿志……(眼光逼視著尚志)難道這麼多年來你還未領略其中的道理？

尚志：(搖著頭似乎極端痛苦地望向第二景正忙著寫功課的小孩，燈光分別投照至兩景以加強幻覺氣氛。)人生有很多的道理，因為立場不同而有許多不同的詮釋。追求美好與歡樂這是人的權利與慾望，也是人生過程中必然的現象。

父親：但善良的本性却是過程中最完美的結果。

尚志：(依舊定睛望向小孩)開花結果是自然的法則，誰也無法違背他。兩個孩子就像春枝上的嫩葉，帶給我無限的希望也撫平了心中長久而來的瘡缺。

父親：就像你小時候我對你期待的心境。

尚志：可惜我並沒有完成你的期望。那次的挫折不但讓您感到失望，甚至影響了我的一生。那一粒灰色而沮喪的種子埋藏在心裏這麼多年，終於在現在開始發芽……。

父親：(關懷地)聽你充滿埋怨的口氣，似乎是遭遇了什麼難題。何不說出你心中的迷惑讓我來為你解答。就像你小時候功課不會時，我都會適時給你滿意而正確的答案。

尚志：這不是簡單的數學題目。我的問題出在我的工作上。

父親：(吃驚)你是說……你失業了？

尚志：不！不是失業，但我却認為比失業更嚴重。當然那得看你對事情的看法如何。

父親：你說比失業更嚴重……哦！老天……我不相信，我絕不相信這種說法。（上前搖晃尚志的手臂，以強調他的語氣）阿志！你想想你那兩個孩子，想想阿香，如果你真的失業，他們的生活怎麼有依靠？一家的生計又該如何？我實在不敢相信還有比失業更可怕的事情……（兩人短暫地沉默）

（第二景兩個小孩為了一塊橡皮擦而爭吵著，最後被老大搶走，老二哭泣……）

小寶：（邊哭）媽！哥哥……搶我的……橡皮……擦……

大寶：（強辯）他胡說！我祇是借用一下……

（背景傳來梅香的聲音……）

梅香：（聲音）大寶！別作弄弟弟了，聽話……快還給他……

大寶：好嘛！好嘛！（不情願地將橡皮擦丟在老二的頭上）還你的頭……

（老二頭上挨了一記，本欲大哭，但見橡皮擦掉在地上，也顧不得哭泣，飛快地撲身檢起。檢視著失而復得的文具破涕為笑。兄弟倆相互扮著鬼臉消遣對方，然後繼續寫著功課。）

（尚志拍拍父親的肩膀，像是已作了一個自信的決定而安撫著稍為激動的老人……）

尚志：您的說法就跟阿香一樣，並沒有看到事情最裡面的癥結。失業……祇是單一的事件、片斷的名詞。對很多人來說並不複雜。（頓）我說的是很多人……對並不複雜的東西，基本上要應付它就顯得容易得多。

父親：（迷惑的語氣）你的意思是很多人跟你一樣，根本不在乎不失業這個問題。

尚志：我說過了，那並不是問題的中心……

父親：我當然不知道問題的中心，我也不想知道。但我却知道在我卅九歲時失業的慘況……

尚志：爸……我知道……那是在我十歲那年……可是那時候的經濟結構跟現在不一樣啊……

父親：（像進入回憶的喃喃語氣）我一生中不屑向人借錢。就是在失業那年也沒有向人借過一毛錢。但我們還是熬過來了，雖然那段日子過得實在艱苦，你媽常到別人的地瓜園裏摘些葉子回來全家當飯吃……

尚志：爸！地瓜葉子在台北現在可貴得很……

（老人看了尚志一眼，思索了一下却不知該從何說起而顯得手足無措……）

尚志：其實我並非忘了那段日子。當時我的年紀雖小，但多少也有一些感受。可是現在我所面臨的却不是物質的壓力，而是來自內心自我期許的一種困擾。我希望突破它，給自己一個滿意的成績。就像當年聯考時你希望我考一個滿意的成績一樣。

父親：（有些痛苦）不要說了……阿志……真的不要再說了……

尚志：我知道您難過，可是我比您更難過。而且事情的癥結應該由這裏談起。

父親：我想不通這兩者之間有何關連……？

尚志：我沒有考上醫學院，祇當上了藥劑師……。

父親：（插入）沒有人說藥劑師不好！最起碼在醫院內他們跟醫生都一樣穿白色的外衣……。

尚志：對！可是衣服的式樣不同，長短也不一樣。

父親：那又怎麼樣？

尚志：最重要的是一般人對兩者之間的觀點，採取了不同的價值觀，讓我產生了失落感。有時候我會覺得我是醫生的附屬品。

父親：這就是你不願在醫院的藥局上班，而寧可到製藥廠去當推銷員。

尚志：不錯！這確是我當初的本意。遠離心中有芥蒂的場合我以為是一種解放。但事實不然。推銷訪問的工作，使我必須更接近醫生，甚至是面對面。剛開始我還懷疑這個工作是否幹得了三天……

父親：結果你幹到現在，而且升到主任之職。這是我們家的傳統。就像我一樣，一生當中獻身在工廠裡，陪伴我的雖然是烏黑骯髒的車床，但我却驕傲地在我應該退休的時候退了下來，在你的工作崗位上盡責，直到你退休為止。（莊重地）阿志！我以為你為榮，因為你體內流著我們邱家那種負責而盡職的血液……。

（老人雙手半擁著兒子，興奮地望著他，眼神閃耀著驕傲的光芒。尚志臉色中沒有特殊的表情，似乎不願掃老人的興。）

（此時第二景後傳來梅香的呼叫聲……）

梅香：吃飯囉！——沒寫完的功課吃飽飯再繼續寫……

（兩名小孩等不及放下手上的筆，爭先恐後的欲往內奔……）

大寶：來了……來了……

小寶：來了……來了……

梅香：（聲）別忘了要先洗手啊……

大寶：知道了……

小寶：知道了……

父親：我好像聽到隔壁鄰居在開飯，這肚子還真有點餓。你先歇著，我到裡面瞧瞧你媽晚餐準備好了沒。

（尚志欲言，被老人用手制止）

父親：什麼都別說，快吃飯了，先放鬆休息一下，待會兒陪我喝兩杯……。

（老人高興地走向第五景從後門而下）

（尚志望著父親的背影，表情有些淒涼。緩緩地轉身面對右舞台投射過來的夕陽餘暉。步調雖然緩慢但有

些零亂，似乎內心的壓力並沒有消失，而有更紊亂的感覺……)

(正當茫然之際，背後傳來母親的呼聲。尚志返身見母親歡愉地從第五景而上，手上拿著一件類似醫生外套的白色上衣，邊走邊叫著他的名字……)

母親：阿志……阿志……

尚志：(迎了上去)媽……

母親：(關懷地)你大概餓了吧?!晚餐快好了，本來要開飯了，你爸爸又決定宰一隻鴿子燉四物湯為你加菜。

尚志：媽！我說過了，別太麻煩的。

母親：不麻煩！不麻煩！反正那些鴿子每天耗著飼料，一窩一窩地繁殖，不殺幾隻，可也真沒地方養牠呢！

尚志：可是……您不是每天吃齋唸佛的，為了我回來，豈不是犯了殺戒……

母親：(微笑點頭，表情散發出慈祥的光輝。)不要說這些……不管如何，在我的心中認為你的回來才是最重要的事。

尚志：媽……(欲言又止，激動而感恩的表情。)

母親：快別說了……(想起手上拿的外衣，為尚志穿上。)天氣有些涼，早晚可不能大意……

(尚志雖然有些不情願，但又不忍拒絕母親那份關懷，順勢穿上了白色外套。母親滿意地望著類似醫生模樣的兒子，直點頭而微笑著……)

母親：我到廚房再去瞧瞧，馬上開飯可別走遠了……

(尚志點頭答應，望著母親從第五景下。悵然地在第四景的椅子坐下，似乎陷入長思……)
(長笛音樂自幕後傳來，尚志被其所感，似乎感到自己身處另一番處境……)

第三幕

(尚志自願著剛穿上的白色外套，神情顯得落寞與鬱悶。緩步地走向第六景……)

尚志：(喃喃自語)這也許是一個夢，也許是真實的片刻，誰能清楚地分辨呢……(燈光轉換朦朧，讓舞台呈現一片的暮靄，就像真實亦像夢幻……)我的工作，我的作為是誰為我決定的呢？我想作的却讓一個考試否決了。(轉身面對觀眾)看看那些白色外袍下的靈魂，個個自命不凡而語氣高傲。看看那些掛著聽診器的雙耳，是否確實聽辨出患者的病因？還是裝模作樣虛晃一招？看看那些可憐的病人向你傾訴病痛，你是否同意他們渴求的訴說，而一言不發地冷漠對待……？(稍頓，然後堅決地表示)！我絕不！從決定奉獻杏林的即日起，我絕不會忘記醫生的宣言……(露出驕傲的表情)

(此時第二景後傳來梅香的聲音)

梅香：唉呀……你的頭好燙呀……(驚叫)

大寶：(聲音)媽！弟弟剛才洗完澡故意不穿衣服，祇披了一件浴巾，說他是小飛俠……

梅香：還說呢！你這哥哥怎麼當的，怎麼不勸告他呢？

小寶：(聲音有氣無力)哥哥也沒穿衣服……他說：他是太空超人……

梅香：好了，別說了，我帶你們去看醫生吧……

(梅香抱著老二，老大從後跟著，由第二景而出。臉色充滿急切與焦慮。)

尚志：准許我進入醫業時，我鄭重地保證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

梅香：真是的……一不注意就發燒得這麼嚴重……

(梅香三人由二景迎向舞台中央，再轉向第六景面對喃喃自語的尚志……)

尚志：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顧念；我將要尊重所寄託予我的秘密……

梅香：(卑微地)醫生……醫生……

尚志：(似乎無感於梅香微弱的呼喚)我將要盡我的力量維護醫業的榮譽和高尚的傳統……

梅香：(比剛才較為大聲)醫生……醫生……

尚志：(依舊沒有發覺三人的存在)我對人類的生命，自受胎時起，即始終寄予最高的尊敬；即便在威脅之下，

我將不運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道……

梅香：(有些憤怒的大聲)醫生：醫——生。

尚志：(終於發覺前面的大人與小孩)哦……對不起，請問你們是在叫我嗎？

梅香：這裏難道有另外一個醫生嗎？我不叫你，我叫誰呀？

尚志：醫生？你說我是醫生？(思索一下作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啊……對！我是醫生。剛才唸著『醫師宣言』的

人不就是我嗎?!那麼……我是醫生應該是不必懷疑的事，況且我又是穿著白色的外袍，每個醫生不都是穿

白色的外袍嗎……

大寶：如果你不是醫師，那一定是個理髮師……

梅香：(責備)小孩子不可亂說話……

尚志：你們找我有事？

梅香：當然有事，找你看病呀！誰願意沒事儘在這醫院跑呢？

尚志：找我可不一定要看病呀，難道說當一名醫生就不會有朋友來訪嗎？

梅香：可是你應該看到我懷中的小孩呀！發燒的額頭，急促的呼吸，無神而疲倦的臉色。醫生……你應該可以感

到這弱小的軀體多麼需要你的救助。

尚志：身為一名醫生，對這種微弱的求助者已經司空見慣，而每次我都給予妥善而適當的處理。所以我勸這位太太，妳應該先鎮靜妳那紊亂的心，先按照一般的程序，作妳應該先作的事。

梅香：（迷惑）那什麼是我應該先作的事？

尚志：（高傲地）掛號！（稍頓）妳應該先掛號！

梅香：為什麼我要先掛號？你沒看到這奄奄一息而可憐無助的小孩，你不表示憐憫之心而對他立刻診治，竟冷酷地要求我先掛號。

尚志：（思索一下）妳說的是有點道理……可是所有的醫院都這麼作呀！我為什麼能例外？

梅香：我記得你剛才口中唸著『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顧念……』看來你是言行不一致，口是心非。

尚志：這是一個祇有妳提出指責的問題，而我是第一個受到這種指控的醫生。為什麼……為什麼別人當醫生始終沒有這類的困擾？難道高高在上的醫生也有苦衷……？

梅香：我求你快快診視這個孩子，免得辜負我們今天來這裏對你的信任。

尚志：來吧！請跟我到裡面來吧！

（尚志帶領梅香母子走進第六景，自己坐在辦公桌後，並在桌上拿起聽診器掛在身上，一付經驗老到的醫生模樣。梅香抱著老一坐在桌傍的小椅上，惶恐地等待醫生的診療。老大前站立一傍，好奇地望著四週的擺飾……）

尚志：（套上聽診器，語氣冰冷）把衣服拉上來……

梅香：我……（吃驚）我為什麼要把衣服拉上來？

尚志：我說的是把小孩的衣服拉上來。（語氣有些逼人）不拉上來我怎麼看病？

梅香：哦……哦（慌忙地將小孩上衣拉上，露出小小的肚胸……）

（尚志用聽診器在小孩身上移動著，眼神陷入思索……）

梅香：醫生……要不要緊？大概是感冒了……我的天呀！他從來沒有發燒得這麼嚴重……要不要打針？可憐的孩子看來如此的虛弱，還得忍受針痛之苦……我看吃藥就可以了……就用特效藥……不是有一種叫作『美國

仙丹』的消炎藥嗎……

尚志：（憤怒的截斷了喃喃自語的梅香）是你醫生，還是我醫生？妳在傍邊嘮嘮叨叨，我如何能靜心地為患者診斷？

梅香：（委曲）哦……我祇是對自己的小孩付出一付關懷。你看他難過得無法言語，我認為我應該替他說出他想說的話。

尚志：你要知道，病人到我這裏，不管什麼狀況都得由我處理。

梅香：可是不講，你怎麼知道他是什麼病？

尚志：（好氣又好笑）哈！你說我怎麼知道他得的是什麼病？妳別忘了，我是受過正統的醫學訓練。在我巨細觀察下，任何為害的病因都無法遁形。而妳呢？跟我強辯的女人，妳可也是治病的老手？

梅香：（受窘）我……我雖然不懂你的一切，可是我却是我兒子的母親。從懷胎十月到撫育成長，無時無刻都在我的視線中，這是我比你更了解他的地方，所以我知道他的痛苦所在。

尚志：（站起身來）可是他現在的問題却是屬於我的職責範圍。妳可能是位盡責的母親，但絕對無法用妳的母親來緩和孩子的病情，所以我勸妳停止與我的爭論，好讓我專心地來為他診治。

梅香：我自覺沒有與你爭論，我祇想讓孩子得到最適當、最合理的治療，因而平安地痊癒……（眼角餘光望見老大好奇地在亂動擺動，遂轉身大喝……）大寶！別亂動東西，到旁邊給我安份地坐好。

（老大有些不情願地罷手，站在梅香後面來。）

尚志：每一位帶孩子來的母親都有與妳相同的問題與想法。每看一次病都得聽一次她們那類似「專家」的嘮叨，然後接著是一場無意義的辯論。

梅香：我不同意你說這是無意義的辯論。

尚志：如果妳每天和不同的人辯論相同的事情，妳就會了解我所說的無意義。

梅香：我還是不懂，也許因為你是個醫生吧？！

尚志：（表情複雜）這從妳進來到現在講得最明智的一句話。

梅香：我雖然不懂，可是我却知道從我進來到現在，你並沒有為我的兒子作任何處置。他現在在我懷裡就像一床著火的棉被。

尚志：（有些驚覺與慌張地走到梅香身傍，伸手觸摸著孩子額頭，然後現出出乎意料之外的驚異表情。）我的天！不可思議的熱度竟然出現在小孩的體內。看他微弱的呼吸與昏睡的臉龐，就知道麻煩將會攀附我的身上。

梅香：醫生！請你趕快救他吧！用你的自信與所學的醫術拯救這可憐的小孩……

尚志：我當然有高超的醫術和堅強的信心。可是我却沒有齊全的醫療設備。小孩的病情已經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我的仁心仁術與妳偉大的母愛都已無法幫助他。現在唯一令他急切需要的是氧氣筒……

梅香：（感到事態嚴重，口氣顯得焦慮慌亂）那你就立刻給他氧氣筒呀……

尚志：我是想給他，可是我這裏並沒有氧氣筒。

梅香：你何不快點告訴我那裏才有氧氣筒。

尚志：大一點的醫院就有。我建議妳現在應該馬上去，甚至要掛急診……

梅香：你是說……我還要再掛一次號？

尚志：妳似乎對掛號太過敏感。也許急診可以先看病再掛號的。

梅香：我是覺得掛號這玩意兒似乎是一道牆，使我的視線受阻。而現在你這個醫生也讓我感到像一道牆。因你不願對小孩施以急救我感到莫大的疑惑與憤怒。這似乎是與你的醫師宣言相違背的。

尚志：（不理會梅香的指責而自言自認）我並非見死不救，長久以來的經驗與衝突，我從中學會了明哲保身的道理。我何嘗不想對他施以援手，但家屬的眼光給我太多的壓力。從未在救治成功中得到應有的代價；相反地却在救治失敗時，嚐到痛苦的折磨與金錢的損失……

（尚志似乎獨自陷入獨自的思維，不再理會母子三人，眼睛望向遠方……）

梅香：（焦急而難過）我會回來找你的，如果我的孩子有三長兩短，將要你付出比我更痛苦的代價。

（梅香抱著昏睡的老二，走出第六景，轉向左舞台而下。老大則疑惑地跟在母親後面……）

尚志：（毫無所覺）考上醫學院的時候，不知曾經羨慕多少左鄰右舍。畢業後當了醫生，以為從此將飛黃騰達。但現在我才知道真正的考驗纔開始……（一付失落的樣子，慢慢地走到舞台中央。）我懷疑每天面對不同病人的意義，不必考慮工作的回報與神聖，每天承受各方面的糾葛嚴重地影響我的生活、打擊我的士氣。從學校出來帶著滿腔的熱忱，至今已隨風消散……

（痛苦地左右來回走著，不時以手搓著臉，似乎想讓自己清醒些，有時又雙手攤開或抱胸，顯示內心紊亂已極……）

尚志：熱心地付出我的所學為痛苦的病人治療，以盡一己之力。如今却得面臨患者的指控，承受被判有罪的壓力。我曾經遵照著宣誓過的「醫師宣言」，期望自己成為一位醫術高超、仁心濟世的醫生，可是……社會的形態與人際的複雜令我一籌莫展，漸漸地失去了當初的雄心壯志……

（尚志痛苦地呢喃，忽然發覺自己身上的白色外套，一陣的低頭思考，終於解開扣子脫下外套。拿在手上定睛而失神地望著它……忽然臉上露出厭惡的表情，憤力地將外套丟在地上。整個人搖搖欲墜似乎極欲脫離這個環境，但却又缺乏逃去的能力。終於……他發現了第四景前的椅子，邁著疲憊不堪的步子走去。坐在上面緩緩地閉上眼睛，長長地噓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一種剛擺脫險惡而休息在安詳與和平氣氛中的微笑。身體慢慢地倚靠在椅背上，似乎睡著了……）

（長笛聲起），悠揚而緩慢。就像開始亦像結束；亦像夢始更像夢醒……）

（第五景傳來呼叫尚志的聲音，父親和母親先後由五景走向舞台中央。兩人同時叫著尚志的名字，臉上露著興奮的笑容。）

父親……阿志……阿志……

（兩人在地上發覺白色的外套，母親怔怔撿起，回頭與父親驚異而疑惑地互望著。父親搖搖頭表示無法理解。兩人左顧右盼，終於發現坐在椅上睡著的尚志。）

父親：阿志……阿志……（輕輕地搖晃著他的肩膀）你怎麼了？怎麼睡著了……

（尚志睡眼惺忪望著兩位焦慮而關切的老人，迷惑地望著……）

父親：天氣這麼冷，睡在外邊怎麼得了……

母親：是啊！要睡也該睡到裏邊去，你看……還把披上的外套給丟在地上，著了涼可不是鬧著玩的……

尚志：我……作了一個夢……

父親：傻孩子！每個人都會作夢的……

尚志：我夢見……兩個孩子……

母親：阿志……你在想家和你的妻子，就像你沒回來之前我和你爸爸想你一樣。（神色黯然，語氣艱澀）我也作

夢……夢見你或可愛的孫子，常常被那虛幻的夢境困擾而騙去我許多冤枉的眼淚……

（母親不知不覺掉下了眼淚……）

尚志：虛幻的夢境……？

（父親似乎也被這種氣氛感染，但片刻之後立即想起他們要作的事。）

父親：好了！好了！我們暫時先拋開你虛幻的夢境，（對著母親）收起你那冤枉的眼淚。現在要作的就是帶你去

享受那真實而美味的晚餐……

母親：（急忙拭去眼淚）喔……對！對。我幾乎忘了我們來叫你的目的。為你！我再度展現精巧的手藝，雖然讓

你久候，但當你品嚐之後會發現多花些時間等待是值得的。

父親：還有那瓶你妹妹上次回國送我始終捨不得喝的「艾克斯——歐」酒（XO），今晚我要將那些藏在黑瓶內

的酒精，移到你的肚內，讓它暫時麻醉我的思維。然後我躺到床上一覺到天亮……也許我會像你作個雖

然虛幻但却甜美的夢，也像你媽媽流一流冤枉的眼淚……

（三人一邊說著一邊往第五景走進，再走上第四景內的餐桌。父親與尚志坐下，相互地斟酒對酌。母親則

似乎有忙不完的事，在第四景第五景之間來回走動忙碌著。）

尚志：媽……怎麼不一起來吃呢？

母親：你們先吃，我待會兒就來……

父親：別管你媽，她就是這個毛病，來……喝我們的酒。

尚志：別喝太猛……會傷身子……

（母親此時想起，轉身對兩人！）

母親：你們父子慢慢吃吧，我先把廚房收拾收拾……

（母親由第五景下）

父親：你說話的口氣有時倒真像你媽媽。

尚志：（笑笑）媽媽的唠叨可是一種關懷呀！況且媽的手藝和處理家務的伶俐，是現代的婦女很難比得上的。爸！我真羨慕你有個能幹的好妻子。

父親：（喝了一口酒）難道阿香就不是個好妻子？我告訴你，常言道：「人在福中不知福」也許是你每天所見對你已喪失新鮮力，可是隨著時間的延長，你會慢慢發現對方有你從未注意的優點。甚至這些優點是你曾經故意忽視它，而刻意讓它在你的眼前和思緒上脫離。

尚志：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父親：你想過的……在這裏（用手指指著自己的腦袋）祇是你曾經命令自己刻意忘記它或忽略它。

尚志：你知道我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

父親：（伸手指止他）你聽我說，現在你對阿香的感覺，就像三十年前我對你媽的感覺是一樣的。有一次和朋友去喝花酒醉得一塌糊塗，不省人事，送我回來的三輪車被我吐得滿車。還是她默默地去清洗乾淨，然後再服侍我睡覺。（再喝一杯酒）那時候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感激也沒有歉疚，雖然她從來沒有提過這些事……

（長笛又幽幽地奏鳴，像是父親的夢境，也像是尚志被帶入他的夢境……）

尚志：您……現在感到內疚……

父親：（用一種奇怪的表情看他，似乎在考慮該不該告訴他，然後下了很大的決心又喝了一杯酒。）我的確感到內疚。比較兩人之間，似乎她為我付出的總比我給她的還多。

尚志：你不是一家之主嗎？不是因為你的付出而使得這個家的生計得以維持嗎？

父親：你這個想法正是三十年前我的想法。

尚志：難道這個想法不正確？

父親：確實不正確！所以我說她付出的比我給她的還多。這不僅是簡單的物質計算問題，而是心靈的感恩與愛的施予。由這個角度來看，每個月我給她的薪水袋與她對我的各種照顧與付出，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尚志：但她的作為不就是她所應該作的嗎？正如男人的工作是在外發揮……

父親：也許我的說詞能改變你的想法和觀念。男人在外面的工作可以當成事業，女人在家裏持家教子、照顧丈夫，未嘗不可看成一種事業？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就在於立場與觀念的不同……

尚志：但我不以為這種心裏的感覺會令你覺得內疚，畢竟這是夫妻相互對待的事情。

父親：（痛苦地點頭）你說得對，那確不是我內疚的主因……來再喝一杯……

（尚志為他斟上一杯，表情有些迷惑。）

尚志：快酒傷身……您喝得太猛了。

父親：（一飲而盡）在那次喝花酒之後，我……認識了一位女人，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

（尚志似乎第一次聽到這件事，張口瞠目顯得驚異而手足無措。）

父親：將近一年的交往，你媽媽都被矇在鼓裏。也許是她知道而不願拆穿。正因為事情的反應平靜得出奇，不安的種子却天天在我內心發芽滋長。

（父親口齒已漸不清，酒精的威力已開始在他體內發揮……）

父親：我……一直期望她趕快發覺……然後！罵我、打我，總之……我希望她好好地跟我……吵一架，這樣我的內心或許……會好過些。可是……沒有……她始終不亢聲，永遠就是……那付溫和、柔善的態度，似乎她這輩子……永遠不知道這件事，也不想知道這件事……我……也沒有機會……提起它，就這樣：讓它在我心裏放了三十年，也讓我……痛苦內疚了三十年……

（尚志的臉孔因痛苦而扭曲著，站起身來，若有所思地左右望著，像是逃避亦像搜尋……）

（父親緩緩地伏在桌上，不勝酒力而醉倒了。此時燈光與音樂開始轉換，進入一種現代而進步的氣氛中……尚志由第四景走到舞台中央，燈光效果令他感到無依和孤單……）

尚志：（向四週呼叫）夏敏——夏敏——

（聲音震撼著整個舞台，在第六景右側的門打開，走出一位不到三十歲的艷麗女人，其裝扮時髦、舉止動人而優雅。在第六景內右側的桌傍坐下，開始打字。打字機的聲音吸引了尚志的注意，循聲走到第六景前。尚志終於發現裏面的夏敏，站在外面興奮地向內呼叫……）

尚志：夏敏……夏敏……

（夏敏聽見呼聲，擡頭一看，露出美麗的笑容，立即放下打字工作，離開桌傍，朝舞台中央的尚志走去。）

夏敏：尚志……是你……

尚志：（興奮）我特別來看妳的……

夏敏：可是……現在是上班時間呀，我記得我們的約會應該是在下班之後的七點。

尚志：但是我實在等不及那個時刻的到來。在等待的時刻裏，時間似乎走得很慢。

夏敏：（嬌笑著）如果這數奉承諾，我也很喜歡聽。你的意思是任何時刻都渴望見我……？

尚志：這正是我的意思，任何地方有妳在的時候，都將散發出芬芳的香味；太陽亦將因妳而失色。所以我這卑微的崇拜者，又怎能片刻沒有妳的照耀，如此我的內心必將黯淡而枯萎。

夏敏：跟你這種善解人意的男人在一起實在愜意。可是空言的讚美對我就像美麗的盆栽祇懂得讚賞而不實質地施予肥料，終有一日美麗的花朵亦將逐漸失去光澤而至枯萎凋謝的。

尚志：我已為你的美麗而喪失應有的判斷力，我願為你付出一切，貢獻我的所有，來滋潤你這朵溫室中的幽蘭……

夏敏：也許我不是幽蘭，比喻成玫瑰倒還恰當。男人為我的美麗而活；我則為男人而美麗。雖然你的家裏已有妻兒，但誠摯的愛，不應受世俗的規範來拘束。大膽地抗拒禮教的包袱，才有資格稱為現代前進的女性。

尚志：（握著她纖細的雙手）這也是我欣賞你與感激你的地方。你了解我、慰藉我，總在我最需要的時刻給予我想要的……

夏敏：是的，我了解男人，也知道他們的需求。要不要我來猜猜你現在心裏的念頭？

尚志：啊……我……

（尚志的驚慌更增添夏敏故意地惡作劇。）

夏敏：你想帶我出去，可是你沒有足夠的錢和時間。因為這兩者你都須要分配給你的妻兒。甚至在上班時間來找我，我都將影響你的工作。可是儘管困難重重，你還是不顧一切來找我……

尚志：（點頭承認）是的……你真的看清了我的內心。但如果這是犯錯的行為，我却願意接受任何懲罰，祇祈求能得到你的歡心。

夏敏：（有些拒絕的表情）你已經漸漸走向罪惡的深淵，難道你願忍受心靈的剝落與沉淪？別忘了你那尚在家中等待的妻兒。

尚志：（痛苦地倒退著）這真是我的難題與苦處，但已離我久遠的愛情與肉體的慾望，却深深地吸引著我而無法自拔。

夏敏：人類貪婪的劣根已在你體內滋長，你情願將自己的靈魂浸淫在男女的歡愉，而忽視了家庭的天倫之愛，甚至你為博取我的歡心勉用了公司的款項。啊……無知的男人，我應憐憫你或者鄙視你？

尚志：妳不能鄙視我，也不必憐憫我。為妳所作的一切是出自我的誠意。自己的意願與作為應由自己承擔與負責……

（此時第六景左邊的門打開，走出一位肥胖的中年紳士，衣著講究，一看即知是富商的模樣。在第六景左右觀視，然後坐在大桌子後邊的舒適皮椅上，悠閒地點著煙斗。）

夏敏：是的……你當然得為自己負責，可是若不趕快設法，萬一老闆知道或者有人告密，你的處境將會比預期的糟……

（此時老闆聽到電話鈴響，不急不徐的拿起聽筒，呼出了一口煙……）
王董：喂……是的！我是王董……什麼？你說什麼？有秘密要告訴我……好！你說……

（王董有些驚異與憤怒的表情，繼續聽著電話……）

尚志：不！（似乎想以吼叫聲卸去心中的驚慌）不會有人告密的，我沒有仇人，有誰會這麼作呢？

夏敏：有！嫉妬我們的人；為你太太抱不平的人；還有想要當你這個職位的人……

尚志：難道我該束手無策地任人宰割……（有些慌亂地不知所措……不經意地望向第六景的王董……）該死！電話的那一頭到底是誰……？

夏敏：你的方寸已經大亂；你的軀體已經坐立不安。強行得到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必定會受到懲罰的。

尚志：這真是不公平的裁決，我雖然挪用了一點公款，祇因我有必須的支出。這也說明了我工作的報酬似乎偏低。你看過我的工作嗎？有時候累得像頭牛，牛也該有休息的時刻呀。妳看過他的工作嗎？（指著聽電話的王董）不！我從沒見過他作過什麼工作。每次見到他總是一副撲克面孔和那副貼身的西裝，然後擺著架子給你一些難堪的話……

（尚志似乎有些憤怒地發著牢騷）

夏敏：你說的正是他的職責呀！你別忘了他是你的老闆！你的上司。如果你現在去從事他的職位，也會作著像他現在所作的事。

尚志：不……（搖頭否認，但很容易讓人知道否認得不堅決。）我不想做他現在所做的事和職位，我祇想當我自己……。

夏敏：可是你並沒有成功地當你自己。你曾想過有一天你自己會當上老闆，擁有自己的藥廠和業務，手下也有一批幹練的推銷員。到時候你可以高坐背椅，不必再過那餐風宿露的推銷生活；也不必因拜訪而受客戶的氣……

尚志：好！（洩氣地承認）就算我想過，但那也是我的理想呀！誰也不能阻止誰內心的想法……

夏敏：不錯！沒有理想就不會有進步。可是你却疏忽了現在的步調而用不滿的眼先批判著你的上司。當然你一定自認為會作得比他好，如果擔任同樣職務的話。但我却認為不管任何人，無法先作好份內的工作，一味好高騖遠妄求或羨慕更高的理想與職位，到頭亦將是一事無成、空幻一場。

（此時王董失神地放下聽筒，臉上的表情是乎是遇上了困難。）

（尚志亦因聽了夏敏了一番話而陷入沉思，整個舞台陷入窒息的氣氛中。）

（突然王董想起什麼，朝右舞台叫著……）

王董：夏小姐……夏小姐……

（夏敏與尚志驚醒……）

夏敏：喔……（焦急）老闆在叫了，我該回去……

尚志：我順便送你回去……有些帳目是應該和會計小姐重新核對的。

(夏敏給他一個讚許的微笑，轉身走向第六景，尚志從後跟去……)

王董：這到底都跑到那兒去了？夏小……(欲大喊時兩人走入)我的小姐，妳可來了……(起身迎上)

夏敏：王董……有何吩咐？

王董：有些事情必須要去處理，所以我……(發現她背後的尚志，而顯得驚奇。)噢?!你不是應該去拜訪省立醫院嗎？人怎麼會在這兒？

尚志：(走上一歩)報告董事長!今天碰巧醫院有個大手術，所有的醫生都參加會診，所以……反正閒著嗎，就轉回來公司看看……(表情有些心虛)

王董：難得你對公司這麼忠心，前陣子提拔你當業務主任還真沒看錯人。不過……我剛才接到了一個電話，纔知道了一個公司的秘密……

尚志：(大驚失色)什麼……你是說……什麼秘密……?

(王董對尚志的慌張感到莫明其妙。尚志瞬間亦感到自己的失態，有些忸怩地掩飾著。)

王董：你怎麼了？幹嘛那麼激動？

尚志：沒什麼……你說的秘密是……?

王董：這個秘密本來是不能對你們說的。可是我想了一下，夏小姐是我的秘書，什麼事都瞞不過她；你呢。是公司的主任，平日對我忠心耿耿也算得是我的心腹。這人嘛……總得有幾個知己，遇到有問題也可彼此分憂。

夏敏：王董！您不必客氣，有事情請儘管吩咐，祇要我能辦到的一定義不容辭……。

尚志：是呀！不管怎麼說，您是老闆，不管是公事或私事，有用得著我們的地方，自當全力以赴。

王董：(似乎受了感動)好……好……能得到兩位剖心瀝膽的對待，也不枉公司平日對你們的看重。本來是一件難以啓齒的事，現在却也不得不坦白說出……我……我的太太有了情人……

(王董似乎很痛苦地說出，尚志與夏敏則睜大著眼睛，一付聽錯話的表情……)

王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自顧來回走著。)我知道你們不相信這個事實，就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想想看……我給了她一切最好的，吃的、穿的、住的……甚至你能想到或說出的，沒有一樣使她感到缺乏。她應該是最滿足的女人。我給了她所有女人想要的；而她却給了我所有男人不想要的……

(尚志的表情迷茫而沉思，夏敏趨前安慰。)

夏敏：會不會其中有些誤會……

王董：我將會察個水落石出的……但這祇是我的難題之一……(走到桌後坐在大椅上)

(尚志與夏敏則站立兩傍，專心傾聽下文……)

董：(搖頭嘆息)唉！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所有的困擾接踵而來，逼得喘不過氣來……

尚志：又發生了什麼事？

（尚志積極地問著，然後目光瞟向夏敏，她也正用疑惑而焦急的眼光看他，兩人似乎都預感著事情的壓力，但却又不得不去面對它……）

王董：（望著兩人，停頓了一下）你知道……公司另一個負責進口的部門，每年由歐洲進口數量龐大的抗生素……

……（自嘲地）雖然數量很多但每年依然沒有存貨，病至銷售量有增加的趨勢，不是嗎？

尚志：那是王董您看得準，才有這樣的業績……台灣真是抗生素的好市場。

王董：（拍拍尚志的肩膀）也多虧了你這種第一綫的人才……可是現在問題來了。原來我們代理的歐洲藥廠其實

已經不存在，在台灣市場公開的商標已經名存實亡……

尚志：怎麼會？公司不是每年都在連貨嗎？原來我們代理的那家藥廠呢？

王董：倒了……那是兩年前的事。記得那時我去了一趟歐洲嗎？名為觀光，其實是處理這件事，而且我很圓滿地

把它轉好了。

夏敏：你去投資，讓藥廠復業？

王董：那倒不是！我為了保住台灣的商標，用了移花接木之法。用現代的術語就是「技術轉移」。

尚志：（不解的）「技術轉移」？

王董：其實也很簡單，講得更白話點，就是用同樣的商標委託另外一家小藥廠代工。這樣不但公司的代理業務能

繼續下去，進口的成本亦降低了不少。

夏敏：這件事我們怎麼都不知道呢？

尚志：是呀！連我們也是現在才曉得……

王董：知道這件事的祇有我和我太太。可是……剛才我却接獲了一通恐嚇的電話，對方威脅說要把這些內幕向有

關單位反應……

尚志：對方怎麼會知道的呢？難道說……？（住口不往下說，定目望著王董。）

王董：（點點頭，但動作却像洩氣的皮球）不錯……對方知道秘密一定是我太太告訴他的。而那個人一定就是她

的情夫！

（王董咬牙切齒地站起，用力往桌上一拍。尚志與夏敏不知如何是好。）

（王董皺著眉用左手搓著右手，似乎剛才用力過猛，稍停，再緩緩坐下。）

王董：其實……我跟太太早就分居了，但為了彼此的體面還維持著名份。想不到……對方見有機可乘竟然用這種

卑鄙的恐嚇手法。我……（氣極）不會讓他們如願的……（突然身面對尚志）我現在要交付你一項重任

，無論如何，你不能推辭……

尚志：（慌亂）你……不會是要我去……抓那姦夫姦婦吧……？

王董：（沉穩地搖頭）不！那不是問題的重點。現在我要你作的就是代理我的職位……。

尚志：（差點跌倒）代……理……你的……職位……？

（夏敏亦驚訝地說不出話來……）

王董：（強調）不錯！代理我的職位。每天坐我的位置。處理我要處理的事。最重要的是我要你應付對方打來的勒索電話。另外夏小姐會輔助你對公司情況不瞭解的地方。

尚志：那……你呢？

王董：我要再去一趟歐洲，把這件事的源頭再作一次圓滿的解求。也許我該再施展一次移花接木的妙計。讓對方握住的證據自動消失……（似乎很滿意自己的計劃，陰陰地笑著……）

夏敏：那我們該怎麼作呢？

王董：什麼也不要改變！不要讓對方知道我出國，甚至也不要讓其他的員工知道。我現在祇有你們兩位心腹，我受了被人背叛的滋味，尤其是來自你曾經最信賴的人……

尚志：（看到他的落寞與對自己的信任，大為感動。）王董！你放心。現在站在你面前的人，絕對值得你的信賴，你將不會後悔今天交待我們的事。當你不在的期間，我們將儘力使公司的各種狀況，一如你親自處理一般完美。

（尚志剛才疑懼的表情已經一掃而空，代之以亢奮而自信的表情。）

王董：要是勒索的人再打電話來，知道怎麼處理嗎？

尚志：我將採取拖延戰術，儘量虛與委蛇，等到您自歐洲回來……

王董：當我回來之時，表示那邊的事情已經圓滿就緒，再也沒有把柄落在他們手裏。

夏敏：這個意思是說公司再也不受他的勒索……？

王董：不錯！到時候我將要好好地清理門戶。（想到得意處又陰笑幾聲，然後起身。）說走就走，我現在馬上趕到機場，公司的事就暫時拜託你們兩位了。

（王董分別與兩人握手，然後轉身從第六景左門從容而下。兩人望著他離去的背影，各自陷入沉思。經過短暫的停頓，尚志打破了沉默……）

尚志：我以為他擁有一切的。任何妳說得出口的他都已经俱備，可是他依然忙得像無頭蒼蠅團團轉，甚至內心承受著我們從不知道的壓力。

夏敏：沒有人能擁有一切的，縱然他多麼富有。這個世界絕不會虧待任何人。那個人有的，你可能沒有；而你有，那個人可能沒有。

尚志：我曾經希望擁有他現在擁有的一切，在內心以這種成就當作目標。但今天我卻發現他不但無法擁有圓滿的

一切，甚至還將失去他的妻子……。

夏敏：有些事情是無法用錢買到或解決的。

尚志：不是有人說金錢是萬能的嗎？

夏敏：金錢固然能買到許多東西，但却不能買到善良的心和忠貞的愛情。

尚志：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如果有錢沒有像你說的那麼好，為什麼那麼多人汲汲於名利；為什麼許多人不安於現況？古人不是告訴我們：「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嗎？！

夏敏：不錯！人是應該往高處爬。但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在你往上爬之前不是已經確實踏穩了現在所佔的位置。如果不是，將會失掉重心，到時候不但無法往上爬，就是連現在的位置都無法站穩而跌至谷底。

尚志：（自信地笑著）怎麼會呢？我一直有著這個夢想，也自信能作得比他好。王董祇是運氣比我好罷了，論學識和人品，那一樣比得上我，可是他居然是我的老闆，想想也實在氣人。

夏敏：也許……他比你更適合當老板。

尚志：你會發覺我將比他更適合當老板。首先……我將要把桌子移到那邊……（用手指向右舞台）

夏敏：為什麼？

尚志：那邊靠窗，能夠接受更多的陽光，讓我的思想靈活和保持活力，同時我更望見來來往往的行人。

夏敏：這對你有幫助？

尚志：這樣從他們的臉上將得知他們的需求，這豈不是一項不必花錢的市場調查？

（夏敏無奈地搖頭，尚志走到桌邊欲搬動大桌子，盡了最大的努力也無法移動分毫，祇好悻悻而難堪地望著夏敏。）

尚志：（自我嘲解）也許……改天我會用個起重機……。但目前還有幾件更重要的事……。

夏敏：諷刺地）是！我的董事長，請吩咐！

尚志：（不以為意地坐到大椅上）這個牆上……（隨著椅子稍微轉身，氣派十足地指著後面的牆上。）應該吊上一幅六尺的抽象畫，辦公室才會顯得氣派。你知道……我從小就對美術有興趣，也幻想過有一天我的辦公室掛滿了各種油畫。（神態興奮）

夏敏：可是這對你有用嗎？

尚志：商業與藝術的結合，我的構想正是當今最前進的「雅痞」風尚。身為一位主管不但要有商業手腕，更要有藝術修養。你知道……我指的不是路邊賣的那種風景畫……我一向是很欣賞自己的眼光。

夏敏：可是我沒有發覺抽象畫跟王董交待你的事有關連。

尚志：暫時忘掉他吧！當他回來之時將會驚訝公司的進步與新氣象。同時將因我對公司的改革而對我感激和器重。

夏敏：但我想知道你如何應付公司的難題……？

尚志：這是順序問題……。時刻一到我們自然會面對它，現在不必花精神去傷腦筋。

夏敏：可是你沒有一個計劃，如何應付對方有計劃的勒索與恐嚇呢？

尚志：這個嗎……？（起身緩緩踱著方步，思索著如何回答。）我不是對王董說要採取拖延戰術嗎？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到時自然會有法子的。

（尚志邊說邊走到第六景的右邊，突然像發現什麼高興起來……）

尚志：嘿……這倒是個好法子……（認調高昂而興奮）

夏敏：（趕了過來）你終於想出什麼好辦法？快……快告訴我如何應付他們……

尚志：（頭也不回繼續原地上下觀察）不是應付他們，而是應付自己。

夏敏：（不解地）那……你是什麼意思？

尚志：我決定在這裏裝個酒櫃……

夏敏：（不止驚異而且生氣）酒櫃……？我的天呀！你為什麼不乾脆裝幾支霓虹燈呢……我真不了解你，這並不像你的為人呀。

尚志：你說的是以前的我，現在我是個主管，這可關係到氣派問題。也許……我也該多作幾套西裝、多買幾雙皮鞋的。

夏敏：我看你真正要改變的是那迷惑的頭腦。短短的時刻就已忘了別人的重託，而迷失在外表的炫耀。就像一隻只會啼叫的公雞，真叫人失望。

尚志：我祇是想證明會作得比他好罷了。誰人沒有慾望？誰人沒有野心？

夏敏：可是你却沒有接觸問題的核心，却讓自己被虛幻的假相所愚弄。難道你不知道這些並無法為你解決任何問題，甚至會帶來新的困擾。

尚志：可是如果我不擁有這些，如何成為一名出色而人人敬畏的主管。

夏敏：至今你尚執迷於人類華麗但虛幻的外表。如果你讓人人敬畏，業務將如何發展？自己打扮得像隻美麗的孔雀却無法振翅飛翔，豈不可悲？

尚志：（洩氣而難過地走回桌旁，無力地坐下。）妳是說我作錯了，或者我不夠格當主管？

夏敏：你的本意也許沒錯，但作法却值得商榷；你的能力我也不懷疑，也許是突然給你的壓力，讓你無法適從。

尚志：那我該怎麼辦？怎麼一切都跟我想像的一樣？我比任何人更渴望作好這個角色，但我演得似乎比任何人都糟。

夏敏：現在你需要作的是拋開惱人的問題，靜下你紊亂的內心，看清問題的癥結。困難尚未解決，任何一位有派

頭的公司主管都會感到頭痛的。

尚志：妳……怎麼會知道這些？

夏敏：別忘了我是位秘書。我見過太多的主管。如何提醒他們的錯誤與適時的建議正是我的職責。

尚志：妳好像很滿意妳的工作？

夏敏：如果自己無法滿意自己的工作，那如何叫別人會滿意你自己呢？

（尚志低頭沉默不語，夏敏似乎想起心事，表情略顯痛苦。）

夏敏：記得我說過金錢不能買到善良的心和忠貞的愛情嗎？！

尚志：（茫然地點點頭）可是我不知道妳真正的涵意。

夏敏：你和王董是個極端的對立……

（此時由第二景走出梅香與兩個小孩，三人神情愉快，似乎要出門的樣子。）

夏敏：（用手指著她們三人，提醒著尚志。）你看見他們嗎？你想知道他們母子對你的看法嗎？

（尚志訝異地張著嘴巴，注視著三人……）

（大寶高興地從第二景跑到舞台中央，轉身對著梅香及小寶叫著……）

大寶：媽！快呀！快來不及了也。

梅香：（牽著小寶緩緩地迎向舞台中央）來了，來了，看你那副猴急樣……外面車子多，不比在家裏，可別亂鬧

亂跳的……

大寶：我等不及了嗎！好不容易爸爸出差才有這個機會……

梅香：（帶著小寶走到身傍打斷他……）不許胡說！聽你口氣好像很不喜歡爸爸在家似地……

大寶：爸爸在家從沒帶我們去參觀什麼展覽的，每天就是唸書……（抱怨）

小寶：是呀！沒出去就吃不到霜淇淋……

梅香：其實爸爸也是為你們好，功課逼得緊，就是期望將來能出人頭地呀！

尚志：（同意地大喊）對對……那正是我的意思……（發覺母子三人對他的吶喊無動於衷，轉頭望見夏敏微笑地

望著自己，遂忸忸不安地坐了下來，露出充滿期禱的眼神望向母子三人……）

大寶：（懂事的樣子）我當然知道……可是總覺得媽比較瞭解我需要什麼……

梅香：爸爸當然瞭解你們的需求，但是他每天應付那麼多的工作，難免會對你們有些疏忽。不能因此而責怪爸爸

呀！

（尚志、大寶和小寶在不同的地方，同時點點頭，表示接受梅香的說法。）

大寶：那我們快走吧！

梅香：好！要去之前我先作個說明：這次的展覽是文建會主辦的「大甲東陶器特展」。進去以後要遵守秩序不可喧嘩。

大寶：為什麼稱為「大甲東」呢？

梅香：「大甲東」是指台中縣外埔鄉大東村。這個地方在清末民初開始製陶。民國三十、四十年間是大甲東陶器的黃金時代。這次博物館展出的包括飲食生活用具、宗教用具、醫藥用具、陶藝及建材等等……。

大寶：這些都算是藝術品嗎？

梅香：當然是！人類的任何一種創作結晶都是藝術品。但是帶你們去參觀是要你們看見和體驗上一代的生活和文化。嚴格地說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參觀活動……。

小寶：這一次我不是也可以買一份霜淇淋？

梅香：當然可以！祇要你不弄髒衣服，還有不可在展覽會場邊走邊吃……。

小寶：哇……好棒！

梅香：（邊走邊說）走吧！咱們等公車去……。

（三人有說有笑地走向左舞台，從第五景旁魚貫而下。）

（尚志似乎在咀嚼著剛才母子的對話，失神而不語。）

夏敏：這是有而王董所沒有的。也許你一直自豪著工作方面的成就，但却忽視了妻子對家庭的成就。一樣地為這個家付出心血，但因觀念和看法的不同，令你對妻子產生輕視和自大感。從工作的角度與貢獻來說，她的「成就」絕不在你之下。

尚志：如果是這樣豈不是令我產生挫折感……？

夏敏：你為什麼要這麼想呢？一個人的工作祇是這個社會的一根螺絲釘。缺少任何一根都會搖動整個結構的。王董與你相較就顯得「不幸」得多。

尚志：這是不理解，也不相信的地方。

夏敏：王董雖然有錢，可是他將失去他的妻子和令他難過的恐嚇。而你祇需盡責於工作，回家依舊有賢慧的妻子為你分憂；可愛的兒子給你歡樂和希望。

尚志：可是我不須要她為我分憂，我祇需要精神的慰藉和鼓勵……（伸手要拉她的手，夏敏轉身避開。）

夏敏：這是男人自私的謊言。你並沒有弄清楚工作的涵意。工作的成就往往被你們用為對異性炫耀的本錢。坦白說……（傷感地）王董曾經企圖以金錢接近我，但我却不願為錢財迷失自己。可是却依然無法逃出男人所為我張開的網……。

（夏敏複雜地望向尚志，尚志有些尷尬地換了一個坐姿……）

夏敏：拒絕了他，却選擇了你。

尚志：（似乎呼吸有些困難）為什麼……？

夏敏：因為我認為有錢，會浸淫在金錢勢利的幻象中，他們會用金錢繼續駕御愛情。而你從基層的試煉中，逐漸體認工作和人生的本質，應該可以超越這層人類的劣性。因此我毫不考慮你的身份與道德而與你交往……

尚志：為你……我也是毫不猶豫地給了你一切……

夏敏：這正是令我困惑與痛苦的地方。由誠摯的友誼進入熱烈的愛情，正表示已迷失了我們的本性和立場。這本來是一樁錯誤，你坐在這個椅子上更是大錯特錯的事……

尚志：我祇是執行王董交待我的事……

夏敏：這真是荒謬的騙局。雖然坐在這個位置，你還是原來的你，不會因為位置的改變或職務的不同，而使你變成了他……更可悲的是你不但無法變成他，也漸漸變成不是你自己……

尚志：也許我還未準備好，一切那麼生疏而讓你感到格格不入，你何不靜心地等待，往後我的作為。

夏敏：（失望地搖搖頭）該是結束的時候了。此刻我的內心，道德已戰勝愛情。我們不必自責，就當它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你依然有美滿的家庭，而我雖然一無所有，但却學到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尚志：難道你毫不眷戀我的戀情？縱然我有過錯也該給我自新的機會。

（尚志起身拉起了她的手，夏敏却逃避地甩開。）

夏敏：我要走了！你和我目前都需要靜靜地反省。人都會改變的，但必須改變得合情合理而且對得起自己。

（夏敏轉身就走，尚志叫住……）

尚志：等等……妳去那裏？

夏敏：去我該去的地方；作我該作的事……

（夏敏由第六景快速走到舞台中央，轉身向右舞台的第一景門後而下。尚志追出到舞台中央，似乎喪失了力量，頹喪地望著夏敏消失的方向……）

尚志：到底是我錯了？還是這個社會錯了？一切怎麼變得那麼陌生……明明是那麼真實，却又摸不著邊際。難道

這真的是一個騙局，可笑而荒謬的騙局？

（尚志失落地望向天際……）

（除了尚志站立的位置，其餘的燈光緩緩地暗淡……）

尚志：這裏應該有些什麼的……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一團黑……永無止境的黑色深淵……

（母親由第五景出來看見伏在桌上的父親，焦急地尋找尚志而走到舞台中央……）

尚志：這是什麼地方？夏敏說我的內心已經迷失，難道連這軀體也將迷失在這黑暗中嗎……？

(母親發現喃喃自語的尚志，快步地趕上搖晃著他。)

母親：阿志……阿志……你沒事吧？

尚志：(似乎酒醉)我沒事？我……事情多著呢……

母親：我的天……怎麼一下子就醉了……阿志……你醒來呀……

(再度用力搖晃著，尚志終於清醒過來。)

尚志：我醒來？我……本來就……醒著……我……咦？妳是……媽媽！妳怎麼會在這兒？我……怎麼會在這兒？

母親：還說呢！我到廚房收拾一下，回到餐廳，你爸爸醉倒在桌上，而你卻在這兒喃喃自語，還問我你怎麼會在這兒……？

這兒……？

尚志：(摸著頭)我……大概醉了……

母親：你……似乎有心事？

尚志：媽！妳曾經有過心事嗎？

母親：傻孩子！每個人都會有過心事的。

尚志：那妳怎麼安排妳的心事？

母親：(讓人產生信心的笑容)無法看清事情的整體以為困難不容易解決，這樣就會產生逃避和迷惑的心理，這

就是心事。每個人不是都曾經有過快樂的時光嗎？那種美妙的感覺你是否可以體會？

尚志：妳是說戀愛的感覺……？

母親：那祇是其中的感覺之一……。像我有你父親這樣親愛的伙伴，心事自然就會消匿無踪。

尚志：就這麼簡單……？

母親：難道你認為那麼複雜和困難？

尚志：我不知道，我突然好像喪失辨別是非的能力，任何問題都令我感到沮喪。內心不期望什麼，可是却又像渴望

得到什麼……

母親：你現在最渴望的是休息和睡覺。

尚志：我想你說得對……也許睡覺前先來一杯茶。

母親：我們進去吧！

(尚志點點頭，母子相偕走到第五景，再轉向第四景。父親依舊醉伏桌上，母親走過，輕輕地搖晃他的肩

膀……)

母親：老伴……老伴……

(父親緩緩起身，望著兩人，似乎還不清楚自己怎麼會在餐桌上。)

父親：我怎麼會在這裏？

母親：如果你不在這裏，那麼你應該在那裏？

父親：我記得我是在……。

（機警地住口，偷偷瞧著母親。見她似乎無動於衷遂放下心來。）

母親：在那裏都無所謂，祇要你醒的時候是在家裏就好了。

（母親一邊收拾桌面，一邊說著。）

尚志：媽！我幫妳！（欲打圓場）

母親：（拒絕）去！去！男孩子幫什麼忙？陪你老爸聊聊天，也許他會告訴你，他剛才去了那裏！

尚志：爸爸不是一直在這裏睡覺嗎？

母親：人是在這兒，這魂兒可就難說了……

（母親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著，收拾碗筷緩緩自第五景而下……父親和尚志目送著她的背影，兩人互望而作會心的微笑。）

父親：這老太婆就喜歡嘀咕，也不想想年紀都一大把了，毛病就是改不過來……阿志……你可別聽她胡說呀！

尚志：爸……不會的！媽是跟您開玩笑的。您剛才喝醉了？

父親：（搖搖頭似乎想摔掉那份酒意）醉倒沒有，年紀大了，一喝酒就想睡覺，一睡覺就作夢……

尚志：您剛才也作了夢？

父親：嗯……（點頭）一個令人捨不得醒來的夢……（轉身面向尚志）遺憾的是我還是必須醒來。

尚志：每個人都會作夢，而且都將會醒來。我不懂你為什麼那麼留連你的夢境？

父親：夢裏可以回顧過去、瞻望未來。我不是沉溺在過去快樂的時光，雖然沒有豐功偉業，却是心安理得。過去

我作了我應該作的；盡了我應該負的責任。現在一閉上眼都是喜悅的景象……

尚志：喜悅的景象？

父親：對！一種美妙的感覺。不是口舌之慾，也不是男歡女愛。但它會吸引你、感動你……

尚志：您說的一定是藝術上的真善美，聽您的描述我就可以感受和體會。

父親：你懂……？（懷疑）

尚志：我懂！（自信）別忘了小時候我曾經發揮過的美術天份。我的血液跟藝術家一樣，流散著狂熱的激素。

父親：（想起往事而微笑）那是一段風光的日子，不是嗎？家裏掛滿了比賽的獎狀。

尚志：對我來說……（亦陷入回憶的喜悅）那是一段輝煌的日子。老師和同學也都鼓勵我，將來進藝術學院，我也一直把它當作目標……（神色轉趨黯淡）

父親：你還在怪我？

尚志：（搖頭）不……事情都過那麼久了，我怎麼會怪您？況且您作的決定也是為我好，祇是我成績差沒按照您的希望考上醫學院罷了……

父親：你已經盡力了，對一個在過程中付出心血的人我是不應該責備他的成果。

尚志：由一般的觀點來看，您當時對我的建議絕對是正確的。但由另一方面來說，放棄了我的興趣與天份，精神生活的步調不免痛苦。

父親：工作之餘，你依舊可以繪畫呀！

尚志：不止繪畫，我更發掘對攝影、雕塑、戲劇各方面的喜好……參觀了各類的展覽，回來之後內心澎湃不已……

父親：這表示你的藝術心境更上一層樓，照你剛才所謂真善美的說法，應該得到內心的喜悅……

尚志：不！我憤怒！

父親：憤怒……？（驚奇）這……從何說起？

尚志：如果我從事藝術工作，一定會作得比任何人好；可是我現在却連受我批評的作品都無法作好，這是我憤怒（尚志慢慢從第四景走到舞台中央，父親則從後跟上。）

父親：從現實的眼光來說，我當時要你放棄你喜好而投考醫學院應試不是很糟的決定。起碼生活上會較有保障。況且就算你從事藝術工作，也會有一段艱辛的歷程。你記得住在巷尾的阿輟嗎？

尚志：您說跟我同班的阿輝？

父親：就是他，和你最要好也喜歡畫圖的阿輝！

尚志：我當然記得他！學校的寫生比賽不是他冠軍就是我第一名。曾經相互約定一起走進藝術天地，但也跟我一樣都放棄了當初的意願與承諾。

父親：天下的父母都會為自己的子女作相同的抉擇。

尚志：祇知道他沒去考藝術學院，您知道他現在從事何種工作嗎？

父親：（點點頭）種木瓜！

尚志：您說他現在在種木瓜……?!（有些不相信）

父親：對！在山裏種木瓜。

尚志：這似乎是令人吃驚的消息。藝術和木瓜……兩者之間怎麼會牽扯在一起？

父親：以前你寫生畫靜物，不也都是畫木瓜?!

尚志：我是畫木瓜，也畫西瓜、蘋果……可是我却無法用畫筆和塗料去種木瓜。

父親：但是阿輝辦到了。去年還得到農會的推薦，當選了十大傑出農友。

尚志：十大傑出農友……？（摸索著額頭）對我是多麼陌生的名詞，就像在遙遠的國度。可是……阿輝是怎麼獲得這個……榮譽？（思考後決定的用詞）

父親：我也曾問過他這個問題。他說他種的木瓜較大、較甜，長的數量也比別人多……。

尚志：是不是他有什麼竅門？

父親：我沒問，他也沒說，我祇向他恭禧。畢竟這是一項傑出的肯定。

尚志：我還是很難去接受這個事實。

父親：開始我也是，但是他的成果深受市場歡迎却是鐵的事實。也許……老天特別照顧他……

（尚志不解地望著他，老人忽然覺得有雨水滴在臉上，仰面觀天，舉手拭去面上的雨珠。幕後隱隱傳來隆隆雷聲……燈光有時快速的明滅，就像雷雨之前的閃電……）

（尚志亦深深感受到暴風雨之前的沉悶壓力。）

尚志：一雨了……

父親：今晚將會有一場暴風雨……對於它的來襲，我一點也不感到驚異和恐慌。平靜的河面如果沒有暗礁，怎麼會有美麗的浪花。

尚志：您喜歡暴風雨？

父親：幾十年的機械生活平靜得就像一面鏡子，我雖然滿意溫馨而無慮過日子，但也曾感受到單調的威脅。甚至懷疑生活工作的意義。

尚志：您現在的說法跟您對我的訓誡似乎有出入，既然有了懷疑，為何能安心地工作到退休？

父親：因為我很快就找到了消除懷疑的方式。

（尚志等待父親的答案，而老人感到雨滴越來越大，擡頭望望幽黑的上空，然後發現尚必期傍答案的眼神神……）

（此際母親由第五景走出，發現兩人不在飯廳，左顧右傍終於發現兩人站在屋外……）

父親：使我找到答案的就是……暴風雨！

母親：對！是暴風雨！但是我不懂，為什麼明明知道是暴風雨，兩人還像小孩一樣，不曉得躲到屋子裏來？

（兩人聽到她的聲音，本能地轉頭，尚志此際感到雨勢更大，遂伸手扶著父親……）

尚志：爸！雨大了……咱們進去吧……（邊走邊說）可是我實在不懂，為何答案是暴風雨？

（兩人走進第五景再轉至第五景，用手撥刷著衣服上的雨珠……雷聲、閃電持續著……）

母親：（對尚志）聽到了吧？這就是暴風雨。為什麼你要問這麼簡單的問題？

尚志：這確實是個簡單的問題，但此刻我的腦際却是模糊一片。

父親：那是我內心的感受，我不說你當然不懂。

母親：哦?!那你就快說呀!

(父親順勢坐在椅上，燃著一根菸，緩緩吐出一口青煙……)

父親：有一次風雨交加的晚上，我坐在窗邊望著路燈下的火花。每一滴雨都濺出一朵水花，每一朵水花就像一名騎馬的戰士，奔騰在戰場上。火花瞬間的消失就像前仆後繼的勇士捐軀沙場……而我正像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坐鎮營中、指揮戰局……

(老人臉上浮起興奮的神采，語氣却因而急促，似乎有些不情願地停頓。略一調息，再度說明下文。)

父親：每次的風雨，都讓我滿足了淡化的心靈。無疑地：它在我的生命裏注入了燦爛的火花，雖然短暫却也足以調和了單調的作息……

尚志：那是一種……幻想……(喃喃)我也有幻想的，甚至我想將它變成真實……(停頓)

父親：結果呢……?

尚志：一團糟!

父親：也許你太急了!快速的步伐讓人覺得目標模糊而一無是處，這正是我對你的忠告……

母親：我想……我也應該給你們一些忠告。(二人均面向她)為了明天能夠早起，現在……你們都該上床了……

父親：我倒忘了……(看看手錶)你看……都快十二點了……你媽說得對，是該睡覺了……

(尚志還停在混亂而茫然的思緒，對兩人的話無動於衷……)

父親：也許你認為一切都糟，但好好地睡一覺，第二天會發覺什麼都是美好的。

母親：(催促地)去吧!樓上的房間都整理好了，在暴風雨即將到來的夜裏，你需要一床舒適而乾淨的棉被，然後作個甜蜜的夢……夢裏可以看到你想看的，作你想作的事。知道嗎?夢境帶給我許多啓示和補償……(

雷聲隆隆)

(尚志似乎受到鼓舞，擡頭注視著母親。)

母親：也許你認為有什麼缺憾無法如願，那麼……好好地睡一睡，讓夢境引導你……

尚志：或許我真的該好好地睡一覺……

父親：對……白天工作太累了，你比任何人更有資格休息。

(尚志欲離開，見父親沒有動作，遂停步……)

尚志：您呢?您也該睡了吧?!

父親：(笑)本來都很早睡的。今晚太興奮了，現在一點睡意也沒有。

母親：（對尚志）你先去睡別管他！想睡他自然會去睡的。

（父親不否認地朝尚志點頭微笑，尚志會意地走至第五景，爬上樓梯走至樓上第三景，望著床鋪及壁上的畫，似乎有些陌生而沉思……）

母親：我看得出你很興奮……

父親：難道妳不是……？

（兩人相視而笑著。）

母親：遺憾的是那兩個孫子沒回來，再過一陣子恐怕都不認得我們兩個老人了。

（樓上的尚志脫掉上衣坐在床邊沉思……）

父親：怎麼會？妳別想得太多，如果妳真想見見他們，找個時間咱們上台北。

母親：我看是你自己想見孫子，把帳都栽到我頭上來，這那瞞得過我？

父親：好！好！咱們兩人都想，這說好了吧？

（突然一個雷聲，三人同時作了驚嚇的表情。尚志望一望窗外，終於躺在床上。第三景的燈光漸漸暗去。）

母親：這個時候怎麼有這種天氣，真是反常！

父親：偶兒一二次反常倒是挺新鮮的。像今晚睡不著却反而神采奕奕，連帶地這個黑夜的暴風雨也顯得可愛極了。

母親：我可沒這種興緻，我祇知道如果我太晚睡覺，明天的早餐你將沒有熱滾滾的稀飯。

（說完慢慢地走向第五景而下，留下興緻勃勃的父親。幕後傳來呼呼的風響；夾雜著閃電雷聲，益顯得老人的孤寂。）

第四幕

（風雨依舊帶著怒吼，就像一齣即將上演的戰爭影片。老人不知是安靜地享受這一切自然之音，抑或已安然入睡，維持著固定的坐姿久久不變……終於擡動了肩膀，口中發出沙啞的呢喃……）

父親：雖然是令人厭惡的天氣，但我依然要細細品味它。生命的流逝就像無聲的沙漏，無法用手阻擋細沙的沉落……未來也許所剩無多，對於以往我却無愧於心。也許我不是個完美的人，却作好了我應該作的事，所以我能安閒地坐在這裏，無懼於黑夜的暴風雨……

（老人起身站在四景前望向舞台中央，興緻地觀賞幽黑的大地……黑暗中帶著絲絲震耳的風雨聲及偶兒的閃電雷聲，遙遠中長笛之聲再現……）

父親：也許這是我最後一次的暴風雨之夜……誰知道呢？（自嘲）外面正演奏著交響曲，祇怪我年老、聲音沙啞

，無法唱出那首「生命之歌」……

（長笛聲漸漸高昂、清晰，演奏著『生命之歌』的前奏。老人專注聆聽的表情現出興奮的紅暈，嘴唇喃喃欲動，似乎極為費力，但長笛聲恰似具備了魔力吸引了他……終於隨著笛聲唱出……）

父親：

（唱出生命之歌，沙啞而難聽……）

為什麼我來到這個世界

搖晃之間 我已成人

目不暇給 色彩繽紛

為什麼我來到這個世界

恍惚之間 兒女成羣

我應作些什麼 免得徒勞無功

雖然不是很大的成就 家裏充滿幸福

雖然沒有很多的金錢 却是個好爸爸

我可勇往直前 走進高貴的花道

如果生命是種學習 我已準備妥當

認清生活的意義 不再懷疑……

雖然 我來到這個世界

眨眼之間 三代同堂

我應堅持原則 傳下那生命的秘密……

（老人困難地唱完歌曲，興奮的情緒受到補償，顯得平靜不少。長笛後奏傳出安撫、柔和的音色，老人靜靜的站著，讓自己溶入寂靜中……）

（母親再度從第五景走出，慢慢走到父親的背後。）

母親：你……真的還不想睡……？

父親：（轉身但立刻恢復原來的站姿）妳先去睡吧！我想多呆一會兒……

母親：我知道你替阿志擔憂……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但你知道他遭遇困難，不是嗎？

父親：他沒有困難，可是他却自尋煩惱……但這祇是過程，每個人生命都會有的過程。

母親：你一向是個好父親，難道你不想幫他？

父親：那個父親不想幫助自己的孩子？可是沒有他自己的體驗，如何會相信我的建議……

母親：或許安心地睡個覺，對你和他都是有益的。過了這陣風雨，陰霾將一掃而空……

（忽然一聲極大的雷聲打斷了她的話……）

父親：你還期望明天會有好天氣？

母親：難道你已喪失信心？

父親：當然不是！祇希望阿志心中的結早日解開，那時他將是一位真正成熟的男人。像……阿輝……對！就像阿輝。

（此時由第一景走出一位身穿雨衣的男子，走到舞台中央，由他的動作看出他正在風雨中加強保護農作物……）

母親：（奇怪的）怎麼會想到阿輝？

父親：阿輝的成功其實是他堅守崗位，努力耕耘的結果。我沒有直接告訴阿志，是怕他在相較之下產生排斥的反應……

母親：明天早上……我一定告訴他。

母親：（笑）那現在可安心睡覺了吧？

（父親開朗地笑笑，洋溢著想通的喜悅，兩人一前一後從第五景緩緩而下……）

（音樂柔和而迷離，時時雜著雷雨聲，令人氣悶、煩躁而無奈……）

第五幕

（暴風雨似乎越來越急，穿雨衣的男人亦更加忙碌著……突然一道強烈的閃電及雷聲，驚起了第三景熟睡中的尚志。穿雨衣的男人亦驚嚇得跌倒在地。兩人在不同的時空作出相同的動作……）

（穿雨衣的男子起身繼續他的工作。尚志則茫然地下了床，夢遊般的步伐走向右舞台，順著階梯而下至第一景。陌生地望望四週……終於發現正忙碌的雨衣男子，好奇地朝他走去。）

（雨衣男子發覺有人走進，轉身相向，却發現來人竟是自己認識的人，臉上立刻綻放笑容。）

阿輝：阿志！是我呀……我是阿輝……

尚志：阿輝……真的是你……（驚異）這……這麼多年了，這一點也不像你。

阿輝：這麼多年了，當然不像。你看……一派紳仕的打扮，阿志……聽說你蠻得意的……

尚志：那裏……聽我父親說你現在可是青年才俊呀！還得個什麼獎的……

阿輝：哈……也許是一項意外吧！都快四十歲了還說什麼年輕，至於才俊嗎……你才當之無愧。

尚志：（笑）但願我是……可是現在我却焦頭爛額……

阿輝：你遇到困難了？

尚志：我不知道……但是確實造成我內心的困擾……唉！先不談這……對了！你怎麼在這兒？

阿輝：這是我的木瓜園呀！你看……（指向四週）這整片都是我栽種的木瓜。

尚志：（驚異、嘆服）好小子，真有自己的……你怎麼辦到的？

阿輝：其實也沒什麼，先把種子放在土裏，然後發芽成長，最後結果收成……

尚志：別跟我開玩笑笑了，你一定有秘訣……我的意思是你用什麼訣竅使你的木瓜長得又多、又大、又甜？

阿輝：很多人曾提出跟你一樣的問題，他們認為我用特殊的方法栽培，甚至有些人認為我用邪術……

阿輝：哈……如果我有邪術，你應該是第一個知道的。

尚志：不錯！在學校我們是死黨，可是……我們分開也有很多年了……

阿輝：相信我！阿志……難道你真的相信那些不存在的東西？

尚志：我……我是懷疑，可是你沒有解釋收成比一般人好的原因。

阿輝：（短暫的沉默）知道我為什麼在這裏嗎？

尚志：這不是你的木瓜園嗎？

阿輝：是我的木瓜園沒錯，但是在這風雨之夜別人都躲在被窩裏，而單單我一人在園裏，知道為什麼？

尚志：你利用晚上作法？

阿輝：不！我怕木瓜樹被吹倒，儘全力使它受損的程度降到最低，所以我的木瓜收成比別人多。平常也注意土壤

和施肥的比例，填加適當的肥料，就像照顧小孩給予適當的營養……（稍停看著尚志）收成之後的木瓜如有特別甜的，就留下它的種子以為下次栽培之用。一再的試驗與改良，所以我的木瓜比別人甜……

尚志：（有些懷疑）你說的這些道理就連我這外行人都知道，更何況其他種木瓜的。

阿輝：道理當然大家都懂，但是實踐却不是每個人都可作到的。

（尚志似乎努力在思索阿輝的話，雖然想推翻他的話却找不到對方錯誤的源頭。）

阿輝：就像以前你、我都喜歡的寫生……任何人都知道將顏料塗在紙上就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可是真正實踐它又作得好的却是寥寥可數。要不然……學校的寫生比賽也不會老派我們兩人。

尚志：（苦笑）我們都違背了當初的志向，兩名立誓成為藝術家的好朋友，現在分別賣西藥和種木瓜，這個社會埋沒了兩個天才。

阿輝：你全部放棄你的興趣嗎？

尚志：工作忙得很，那有時間重拾畫筆。你不是這樣嗎？

阿輝：（搖搖頭，兩人作了位置的移動，站在風雨較小的位置。）不……我沒有放棄……

尚志：（吃驚）你沒有放棄……你的意思昨你有時間作畫……？

阿輝：我當然沒有時間作畫，可是我……（被截斷）

尚志：我也一樣沒有時間作畫，但是那股對藝術的狂熱並沒有因為停止作畫而稍減。相反地，却是日積因無法發

洩而造成我極大的痛苦……（停頓面露痛苦狀）

阿輝：什麼樣的痛苦？

尚志：我後悔當初沒有堅定我的意志，要不然……憑我的天份和努力如今也該有個名氣。可以海濶天空、縱情揮

灑，你想那種生活多愜意多瀟灑！

阿輝：藝術家生活其可貴的一面就是創造。像畢卡索的立體派、馬蒂斯的野獸派、梵谷的大熱線條還有安迪沃霍

爾的普普藝術……

尚志：對！這正是我的遺憾……如果當初我選擇這條路，我有信心作得比他們好，最少……也會和他們一樣好。

阿輝：但是你這個藥劑師似乎混得不錯，起碼令我看來很羨慕。

尚志：那是外表！你祇看見我的外表。沒有人知道我內心對工作的厭惡與排斥。每天作相同的工作、見同樣的一

些人、講幾乎相同的話。我的生命就註定消磨在藥品說明書上。

阿輝：每個人都有工作，這些不正是你的工作嗎？

尚志：對！是我的工作，但是如果我從事藝術工作就能得到精神的昇華，而不必忍受那固定而惱人的事務。

阿輝：如果……把你的藝術感受帶入你的工作呢？

尚志：帶入我的工作……？我不懂你的意思？

阿輝：假使你來種木瓜，日子久了你會不會感到枯燥無味？

尚志：（思考一下）我想……應該會吧……

阿輝：坦白說……我也會。

（兩人會意地笑了幾聲）

阿輝：不止我倆會，大部份的人都會。每天面對相同的工作當然會產生排斥感。就看個人的處理方式與態度。

尚志：那你又是如何處理呢？

阿輝：就是剛才我說的，把藝術喜悅帶入工作中。（表情洋溢著自信）好比說我種的木瓜，有各種形狀和大小，

色澤也有淺深之分，如果不是上天的神妙彩筆如何能創造這累累果實？

(阿輝用手指向遠方，尚志順著手勢望去)

阿輝：看到遠處的山巒嗎？(尚志點點頭)是什麼力量使它堆砌得如此壯麗和雄偉？除了上天的雕塑藝術可以辦到外，任何的天才都無法比擬。

(阿輝繼續舉起雙手，尚志亦著迷地往上看。)

阿輝：看看這強而有力的暴風雨……(雷聲)雖然令大地顯得一片凌亂，但是不要灰心……

尚志：(疑惑忍不住搶著說)難道這也是藝術傑作嗎？

阿輝：你總算開竅了！看看那不規則的交錯，豈不是大自然以尖銳而有力的筆調，創造出的抽象畫……

尚志：我的天……抽象畫……我真服了您……

阿輝：不管任何時刻，傑出而偉大的作品均呈現在眼前。我讓自己活在藝術作品中，讓那份執著與喜悅驅走單調而煩躁的感覺。

尚志：這就是你成功的秘訣？

阿輝：我不認為我已成功……但是我可以說在工作上活得很愉快。

尚志：這種感覺正是我所欠缺的。如果試圖將你的方式套入我的工作，將會一無是處。因為我所面臨的是擁擠的都市及冷漠的醫院，而不是你面對的遼闊天空與青翠山林……

阿輝：藝術是無所不在的，祇要自己心中的認可，任何時空與事物都是動人的作品。

尚志：我好像瞭解你的意思；可是也感到疑惑和茫然。我依據自己的興趣追求理想，却發覺與事實格格不入。難道我的想法不切實際；或是誤踏錯誤之門？

阿輝：不必過份自責……：你可能暫時迷失了自我，而迷惑於外表璀璨。何不平靜起伏不定的心湖，暫時作好份內的工作。屆時將會發現快樂的源頭。

尚志：我連續徬徨在理想邊緣，但理想却像水泡一一幻滅，甚至連自己都覺得遙不可及。正如你說的我已迷失了自我……

阿輝：迷失自我祇是因緣假設，方便之說。自我本就存在，如何迷失？

尚志：我好累……我現在覺得好累……。我以為從事藝術工作能讓自己跳出刻板的拘束而獲得較高層次的解脫，却不知依舊回到原來的死胡同。

阿輝：你失望了？

尚志：(喪氣地搖頭)不是失望……是絕望。

阿輝：(驚叫)絕望……?!可知這是多麼嚴重的字眼和可悲的心態。

尚志：當你試圖追求各種願望和理想，却遭到願望落空和理想破產，絕望將是最直接的反應。

阿輝：老天……你該不會想自殺吧？

尚志：自殺是弱者的行為……況且將不幸和痛苦帶給親人也是不道德的。

阿輝：聽起來似乎不錯……可是你將如何處理剛才所提的絕望？

尚志：出家……我要剃渡當和尚……

阿輝：（驚異得幾乎說不出話）出……家……但願我聽到的不是你的真心話。

尚志：這是出自我內心的話，而且你應該可以感覺到我說這話的認真態度。

（阿輝不相信地注視著他，尚志板著臉一付嚴肅的表情。）

阿輝：你真的可以看開一切……好比說你的父母、妻兒和事業？

尚志：我說過對一切感到絕望……所有一切……（加強語氣）

阿輝：可是出家能為你解決心中的難題嗎？

尚志：我想……我的問題真的出在心靈的迷失。你聽過中國禪宗第一次傳燈的故事嗎？

阿輝：你是指達摩與慧可的傳法事蹟？

尚志：對！慧可有一次問達摩：「我的心不安寧，請師父替我安心。」達摩說：「請把你的心拿給我，好替你安心。」慧可想了一會回答說：「我找尋了很久，可是找不出心來。」達摩就告訴慧可說：「好！我已把你的心安好了……」

阿輝：這個故事我聽過，可是這跟你現在有關嗎？

尚志：當然！你不覺得我現在的迷失與當年慧可求心安的狀況相似？

阿輝：我無法將兩者相比較，但你並沒有說出當和尚後對問題的解決方案。

尚志：我既已看開一切，任何問題自應迎刃而解。本來就不存在何必什麼方案？

阿輝：你難道不知當和尚也有許多問題和困難？就像你在工作上遭遇的困擾一樣。

尚志：我說過了，一切困擾都將消失，因為我將在幽靜的山中尋求自性。

阿輝：好！我問你……你一個人在山中，誰煮飯給你吃呀？

尚志：我……（似乎沒想到這個問題）就算不一個人在山裏，我住在寺院裏好了……

阿輝：這倒合乎情理……但是住在寺院可也有工作呀，有工作依舊會讓你感到現在相同的問題。

尚志：喔？和尚已四大皆空，那有什麼工作？

阿輝：不但有，而且比我們還多。譬如作早課、晚課，挑水種菜，煮飯洗衣樣樣自己來，你會習慣嗎？習慣之後你擔保不產生煩躁與後悔之感嗎？除非你的心真的已經心靜如水。

尚志：我想……也許我會很快適應這種清苦的生活。

阿輝：如果這樣，你也祇算是個自私的出家人。

尚志：自私？這從何說起？

阿輝：我問你：如果你是一位超凡入聖的高僧，該如何對待虔誠的信徒？

尚志：佛渡有緣人，我當儘力渡他們離開受苦的彼岸，早日顯現自性。

阿輝：問題是你怎麼作。譬如現在我的果園遭受風雨侵襲，你能幫我解決嗎？

尚志：這是任何人也無法替你解決的。祇有依靠你平時的勤奮與努力防範。道行再高的老僧也無法免除風雨帶來的災害。

阿輝：如果是這樣，你平時的誦經祈福豈不是白費？

尚志：沒有人會像你這樣無理取鬧的。（有些生氣）

阿輝：別忘了你現在是出家人的身份，說了幾句就生氣豈不是犯了嗔戒？

尚志：我什麼時候成了出家人？

阿輝：我們祇是假設好嗎？況且這是你的願望，在你對一切全部絕望時所作的唯一選擇。

尚志：可是你却用不合情理的事來考驗我，以為如此將令我知難而退。

阿輝：不！我剛剛提出的祈求是一個世俗之人很自然會提出的願望。每日辛勞奔波所為不外名利，甚至平安長壽。

。對自己的信仰提出保護財富倒是人之常情。如果你和尚，怎能埋怨他們的本能呢？

尚志：你是說和尚的工作是應付信徒的祈求，但我却沒有法力呀！

阿輝：你當然沒有法力，但起碼你要對信徒的祈福給予適當的心靈慰藉。因為出家人已成為神人之間的傳遞者。

尚志：這倒是神聖的工作……

阿輝：我不否認！但你必須是真正體驗出佛法的真諦與喜悅纔能勝任，而不是你對世事絕望而逃避的心態所能應付的。

尚志：你是認為我沒有這種能力？

阿輝：你明知道我沒有這種意思。我祇是想告訴你，人的本性以及出家人工作的本質與凡人並無差異。因為不管

身份如何，既然生為一個人，每天的工作與向上的理想却是一樣的。

（尚志默默地聽著，然後自顧地往第六景走去，阿輝則跟在背後……）

阿輝：我知道你還懷疑我的話……（擡頭一看然後興奮地對尚志說）你看這裏就是一所寺院，就當你是這裏的住持，你何不親自去體驗……

尚志：（喃喃）這裏是寺院……？我是這裏的住持……？

（第二景走出梅香與二個小孩，慢慢走到舞台中央，見到尚志與阿輝，相互合掌。梅香帶著小孩走到左下

台處，三人稍為側身地合掌面對觀衆。口中唸唸有詞似乎在上香祈福……)

尚志：(有些失神地喊着)梅香……大寶……小……寶……

(阿輝一把抓住欲往前招呼的尚志。)

阿輝：她現在不是你的妻子；那兩個小孩也不是你的兒子。別忘了你現在是出家人的身份……

尚志：我……現在是……和尚？！

(阿輝笑笑點點頭。風雨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停息。由第一景中先後走出夏敏及王董，兩人一前一後地到尚志前合掌行禮。尚志慌張地答禮。兩人的舉動似乎與他不相認。夏敏莊重地走到右下舞台，側身對着觀衆，合掌默禱。王董雖然比夏敏慢了幾步，但也作著相同的動作。兩人雖距離很近却像從未見過對方似的……)

尚志：他們……不就是……(茫然地望向阿輝，祇見他微笑着搖頭，尚志作了一個恍然大悟的表情。)啊……我懂……我懂……我是和尚……

(梅香走向尚志的位置，兩名小孩嬉戲地跟隨着。看見尚志，梅香的表情可看出有難題困擾着。)

梅香：(畏縮地)我……有個問題向師父請教……

尚志：(緊張)妳……

阿輝：(提醒)施主……

尚志：(醒悟)這位女施主，有話請說無妨……

(兩名小孩嬉鬧着，梅香轉身喝斥，再面向尚志)

梅香：師父是位得道高人，必能為人指點迷津。希望能解開我心中的疑惑。

尚志：妳要問妳先生的事嗎？

(包括尚志在內，三人同時吃驚。阿輝欲阻止但見梅香在場祇好作罷……)

梅香：大師父！您真是未卜先知呀！您是怎麼知道我要問我先生的事？

尚志：我……用猜的……

(梅香有著不解的表情；阿輝充滿無奈；尚志則有些尷尬……此時第五景走出父親和母親，一前一後直接走到剛才梅香合掌參拜的地方，兩人禮數週到、必恭必敬地膜拜着。比起剛才幾個人更顯著得莊重嚴肅多了。)

阿輝：(打開僵局)妳有什麼難問，趁著師父現在有空趕快向他請益吧！

梅香：我先生最近很少回家，我知道他公司很忙，又要出差又要應酬。每天忙上忙下，一回到家疲憊不堪地往床上一躺……第二天又忽忽忙忙地離家……

尚志：（已稍為適應他的角色）這是一個正常生意人的工作性質，為什麼你會露出擔憂的眼神？

梅香：我確實擔憂……我擔憂他有外遇……

（尚志嚇了一跳，張口瞠目不知如何回答。正在參拜的夏敏及王董均被『外遇』兩字所震撼，但很快就恢復原來的表情。兩人放下膜拜的雙手，一前一後加入尚志與梅香的對話……）

尚志：（作賊心虛）妳：什麼時候知道他有外遇的？

梅香：我祇是擔心……

尚志：是不是他有什麼地方讓你看出破綻？

梅香：沒有……我也不知道什麼是破綻。

尚志：（理直氣壯）那妳是杞人憂天……

梅香：我也希望這不是事實。但這種感覺却越來越強烈。甚至有時可以感應到那個女人就站在我的身旁，而我祇有滿腹的無奈……

（尚志與夏敏同時有了不自在的表情，但瞬間恢復。父親與母親似乎也對梅香的問題發生興趣，先復結束膜拜，轉身而很自然地站在旁邊傾聽……）

王董：妳的無奈或許祇是幻想的苦果……而我却得承受痛苦的鞭笞。

（眾人好奇地望著他）

父親：年青人可以無拘無束、盡其所能發揮你的專才。這無奈兩字應該是咱們老年人的專利。

王董：可是你又怎麼知道我没有無奈的困擾？（聲音頗大）

母親：別吵，別吵，我還是同意他的話。（指著父親）人一到老年講話就沒份量，年青人愛理不理的，這豈不是年紀大的無奈？

王董：（不服氣）你們這是倚老賣老嗎？（轉身對夏敏）小姐！妳幫我評理……

夏敏：我看你們的無奈都很容易解決。像我身陷夾縫、進退兩難，內心比任何人有更多的無奈。

父親：這年紀輕輕，鮮花一朵似的年齡那來那麼多的無奈？

梅香：（一邊約束著小孩一邊說）我是沒想到那麼多人跟我有一樣的痛苦，可是我不想知道太多，祇求大師父對

我指點一二……

尚志：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無奈……

（尚志很無奈地說出，眾人詫異。尚志驚悟而自圓其說……）

尚志：我的意思是：各人都有自己的問題，一時之間面對那麼多的衝突，我真的很……無奈。

（眾人同意地點頭）

阿輝：這位太太……何不將妳內心的苦悶說詳細一點，看看有何解決之道。

梅香：我並不是嘮叨的女人，一切都以丈夫為先。有他在的場合絕不強行出頭，每個人都認為我是標準的賢妻良母。

父親：我也有這種感覺……

梅香：可是這正是苦惱的原因……這種外人所稱的婦女美德在我丈夫眼裏，却轉化成落伍、柔弱。他心中一定認為我的想法與觀念尚停在剛結婚的階段。

尚志：他有向妳這樣表示嗎？

梅香：雖然沒有明言，可是從孩子出生後，幾乎就沒帶我出去過……

尚志：我想他一定有理由的，好比說……宴會的場面較莊重，怕妳……

梅香：我知道你的意思，正如你說的，也怕我帶不出去。一位整日忙著家務、照顧小孩的家庭主婦，如何與職業婦女或豪門貴婦相比……

夏敏：我認為妳也可以粧扮得艷麗一點，譬如擦點口紅和指甲油……這樣或許會改變先生對妳的看法。

梅香：我確實試過，但他看我嘴上的口紅總會問我要去哪裏？

（衆人有著不同的反應，尚志有些尷尬。）

母親：唉……這種感覺我好像曾經有過，但似乎已經離我很遠了……

梅香：其實我也發現這樣作無濟於事，起碼對我的工作並無幫助。

王董：工作？妳不是家庭主婦嗎？哪來的工作？

梅香：家務事的料理、孩子與丈夫的起居照顧都是我的工作。男人都已將這當作理所當然，很少人會想到如果沒有從事家庭主婦這個工作的女人，他們的生活步調必將大亂……

王董：我反對妳的說法……（衆人好奇地望向他）

尚志：你既然有相反的意见，何不說出來，也好讓大家參考……

王董：我之所以反對……因為我就是個有家而沒有家庭主婦的男人。可是我依舊過我的生活、作好我的工作。我的步調還是平穩踏實……

父親：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老婆從結婚後就一直跟著我，所以無法體會你的感受。可是……你能告訴我真正的想法嗎？

王董：這是我的隱私，我祇想對大師父傾訴……

尚志：我？！嗯……這……也許衆人的意見對你有更大的幫助……

父親：對！對！大家可以商量個解決辦法。如果有難言之隱，最少你應告訴我，快不快樂……？

(大寶和小寶自各兒嬉戲追逐，不小心却撞到王董……)

王董：唉喲……這誰家的小孩呀？我說過我不喜歡小孩的……你看！這五千塊錢買的意大利皮鞋……

(梅香教訓著小孩，一邊向王董道歉……)

母親：好啦！最事就好，小孩子嘛……那個不頑皮？

王董：我不喜歡小孩！他們令我煩躁不安！這正是結婚多年而沒有小孩的真正原因。

阿輝：我以為你還未結婚……？

王董：事實上我們分居多年，離婚祇是多了一道手續罷了。

父親：看來你並不快樂！

王董：你祇說對了一半……工作之餘、孤單地躺在床上我會懷疑工作的意義。懊惱的心情真的令我感到不快樂。

尚志：我倒想知道你另外的一種感覺。

王董：我無法用適當的名詞來詮釋這心底的感覺。我曾發誓為自己賺有整個世界，使富足兩個字變成我的代名詞

，不管用什麼方法。因為我迫切希望用耀眼的財富來彌補生理的缺陷……。

夏敏：那是你妻子離你而去的原因……？

王董：不是她離我而去；而是我離她而去……(有些忿怒)

夏敏：我們不知道真正的理由，可是以你的狀況似乎不像單身漢。

王董：(自豪)以我的條件，不用主動去追；也會有人自動投懷送抱。當然……我一直明白她們真正的目的，而

我又無可奈何。

父親：所以你把賺錢當作一種樂趣……可是既然如此，為何你還要亂交女朋友，多花冤枉錢……我的意思是說反

正你也不能……(欲言又止)

王董：也許是虛榮心作祟吧？我也曾勾引我的女秘書，雖然她沒有答應，但我也很高興，因為真正的動機祇想讓

她覺得我是個正常的男人。

梅香：(驚恐)你說正常的男人都會動身邊女人的腦筋，豈不是與我的顧慮與擔憂相吻合？你祇要賺足了錢就能

解決問題；而我這可憐的弱女子如何去防範男人貪婪的本性呢？

尚志：(不以為然)我倒覺得你的問題很好解決，也許你的先生是正常男人中的例外……(心虛)

梅香：例外？但願如此……可是不安的情緒正像激烈的戰鼓，在我心裏吶喊。

母親：(安慰地)先穩定你的情緒、鬆開你的肢體，讓我告訴你一個經驗，對妳或許有所幫助。

梅香：經驗？妳的意思是說我現在的感受也曾發生在妳身上？

母親：(微笑地點頭)我發覺妳的個性與我年輕時候相似。有時候從直覺上知道有人背著妳作了壞事，妳該怎麼

辨？

梅香：我痛苦……

母親：對！妳會很痛苦，我的感覺當然一樣。因為對方欺騙妳，令妳有受辱的憤怒。除了躲在浴室掉眼淚，摔一些摔不破的塑膠碗，妳能怎麼樣？

梅香：對！我能怎麼樣？為了家庭、孩子著想祇好忍受，用笑容掩蓋內心的痛苦。

母親：（欣慰地）這正是妳和我相似的地方。

梅香：可是妳並沒有告訴我什麼方法對付他？

母親：剛才妳已經說了：笑容掩蓋內心的痛苦。這是自古以來中國婦女共同的武器。難道妳想以牙還牙，去作他所作而對不起妳的事？阿彌陀佛……這可是下地獄的想法……阿彌陀佛……

梅香：妳似乎已經為我提供了解決之道；却未曾解開心中之結。但我又能如何呢？望著天真無邪的小孩，我纔會發現我們的作法雖然痛苦却是正確的決定。

夏敏：能為自己找到正確的路徑，該是一件幸運的事。有些人始終徬徨在十字路口而無法自拔……

尚志：妳說得有道理……（轉而對梅香）我也贊同妳的作法。妳丈夫也許是一時的迷誤，雖然令妳擔憂，但就像走錯路一樣，當他發覺時，祇稍拐個彎立刻就會回家的。

梅香：謝謝大師父您這麼說，經您這麼一說，心中倒是開懷不少。可是你不是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些勾引別人丈夫的女人都不會受到報應嗎？

（夏敏、尚志表情複雜，父親亦微微動容。）

父親：當然會有報應的，可是有的女人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想一起，哪個女人不渴望嫁個好丈夫而情願偷偷摸摸……

夏敏：這位老先生說得很中肯。有的女人誤蹈情網，以為短暫的熱戀正是生命的全部，直到看清事物的真象，才知當初錯誤的脚步已經對別人構成傷害。

王董：不管怎麼說，我就是個受害者！

梅香：我和這位老太太也是；就連兩名小孩更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

父親：等等……等等，別這麼快就下定義。事件的發生令每個人都成為受害者。

阿輝：大家都是受害者，那誰是受益者呢？你這種說法豈不是荒謬？

尚志：是呀！有利就有弊；有好就有壞。不可能當事人都是受害者。

父親：這就是人類的悲劇！你以為是個贏家，却又輸得那麼徹底。這完全看你用什麼角度來觀察。

梅香：你認為壞女人也是受害者？

父親：唉！『壞男人』也是！

王董：你既然這麼說一定有你的道理，何不對大家解釋清楚呢？

母親：對！我們都想聽聽……

（兩名小孩似乎玩累了，跑到大人身邊……）

大寶：媽！我們也想聽聽……

小寶：嘻……我也要……

（梅香示意小孩不可講話，並指示他們站到一傍。）

父親：我曾經有外遇……她雖然是個寡婦，大概是一種基於相互需求吧，很自然就在一起了。

夏敏：你太太知道嗎？

父親：到現在我依然不知答案，這也是我痛苦的原因。我活得戰戰兢兢，不知那天會被發現而引發家庭糾紛。既然我活得比外遇前痛苦，因此我應算是這個事件的受害者。

母親：我認為你的妻子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你在外拈花惹草，回家依舊可以接受她的款待。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對

父親：任何人在我那種狀況都會和我一樣，犯下相同的錯誤。你們難道沒有一絲憐憫之心？孤單而無人照顧的寡婦，難道我不應對她施捨一點溫暖？

梅香：難道你不想家裏的妻子？

父親：我當然會想，可是這樣作她又沒損失什麼。倒是那可憐的寡婦，偷偷地接受我的愛，却又怕左鄰右舍的批評。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她對不起我的妻子，在禮教和道德的約束下，她活得比認識我之前還痛苦……

尚志：所以你認為她也是受害者？

父親：（痛苦地點頭）這個事件中的三個人都是，就像金字塔的底下三個角，承載著相同的壓力與重量。

阿輝：這倒真是十分無奈的事……

夏敏：最後你離開了那位寡婦？

父親：是她離開我。這件事我祇知道開始，却不知道如何結束。相較之下我是這麼軟弱；而她却是那麼果決。

夏敏：對一項沒有結果的戀情，她這種決定是正確的。雖然她祇是個寡婦。如果是一名尚未出嫁的女人遭遇她相同的

事，這種境遇是否比那位寡婦更可憐呢？

父親：可能還會引發其他法律問題。

梅香：這是一個傻女孩的悲劇。為什麼不找個相配的男人、風風光光地結婚？

母親：妳說的那個女孩就是妳自己嗎？

梅香：這是一

個傻女孩的悲劇。為什麼不找個相配的男人、風風光光地結婚？

母親：妳說的那個女孩就是妳自己嗎？

夏敏：（點頭）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困擾的，不管在工作或感情上。

母親：可憐的女孩，要是妳是我的女兒，為了妳的行為，我不知將如何的傷心。

父親：不要忽略了父親的角色，妳父親在傷心之餘必有令人難堪的憤怒。

夏敏：你們的說法正是我父母的反應，看來天下父母的心境都是一致的。可是我已在工作崗位上歷練多年，渴望

有著自己的看法與決定，不管是對或錯，我樂意承受它……

王董：妳一定認為那就是愛情，有苦有淚，讓悲哀佔據整個心扉。妳盲目地期望那愛情騙子能令妳苦盡甘來？

尚志：你怎麼會認為那不是愛情？我相信那個男人一定真心愛妳的。他雖然有個家庭，但他不是為妳作了許多付出嗎？

阿輝：你怎麼知道的？（諷刺地）

尚志：我……當然是猜想的。

夏敏：在開始我溫馨地接受他為我所作的任何付出。因為愛就是毫無條件地付出與接受。但是後來我纔發現這些

令人心花怒放的代價，竟使他侵佔了公款；而使我走向感情的斷涯。

梅香：妳應該看清他的真面目了。

夏敏：我像那位寡婦一樣毅然地離開他，雖然我們都痛苦，但對大家都有益的。

王董：妳的故事與這位老先生如出一轍。看來不分老少都在作相同的事。看看那兩名小孩……（用手指著大寶、

小寶，小孩懼怕地躲到梅香身後。）也許他們長大之後依舊扮演著你們曾經演過的角色。

大寶：（不服氣）我才不要演你們什麼角色，在學校我都演國王。

小寶：我演小蜜蜂。

王董：任何人都需要扮演一角，祇是我不懂，為什麼我的角色是這麼窩囊。

尚志：你有各種令人羨慕的商業機構，我不懂為什麼你始終不滿意自己的角色？

王董：光有財富是無法令人滿足的。也許我無法像許多人享受愛的甜蜜，但令我最在意的是我慢慢發覺在工作上

無法體會出實質的成就感。

尚志：難道你想擁有全世界纔算達到你的目標？

王董：就算擁有全世界，人的慾望還是有缺憾的。我曾自問每日辛勞的目的何在，但始終說不出正確的答案。既然

然迷惑於生活的目標，如何會有工作的成就感？

父親：祇要你作好份內的工作就好了。像我現在雖然退休，但却老老實實地完我一生中應作的事。看看每一位都

有該作的事，祇是彼此的性質不同罷了。

大寶：那我呢？我的工作是什麼？

父親：你和弟弟的工作就是上學唸書，讓自己長大後作個出色的人。

尚志：看出大家的問題都出在對工作態度的認知上，就算是改變工作，內心的困惑依舊是存在的。

梅香：祇有大師父您是脫俗的，沒有這種煩惱。

尚志：誰又能看清別人內心的苦悶？！和尚的工作雖是渡化衆生，但現在承接各位拋過來的困擾，却使我也對自身

工作的懷疑。

王董：我看你是塵緣未了。

母親：你想念你的親人嗎？

夏敏：我想你定是受了某種刺激而遁入空門，為什麼你不正視問題的徵結而隱身於佛門之中？

尚志：當一切都成泡影之際，你會發覺以前的努力都成白費，全身充滿無力感。對一切你不再那麼熱心，甚至會

懷疑自己存在的目的。

父親：你懷疑自己活著是多餘的？

尚志：我確實這麼想過，漸漸地開始逃避生活。也許我遠離一切就能得到生命永恒的一切。

夏敏：於是你就出了家？

尚志：是的！但是他的談話却給了我極大的鼓勵。（用手指著阿輝）他沒有出家，但他的心境却比我們任何人都

還平靜。

（衆人好奇在望著阿輝）

阿輝：（無可奈何地笑笑）請不要用詭異的眼光看我。我和你們一樣，也是一個有正常工作的人。

梅香：但是我發覺你比我們快樂。也許你的收穫比我們多得多。

王董：你真的擁有一切？不然你的笑容怎麼那麼自信？

阿輝：我不但沒有擁有一切；甚至有時會失去比你們更多。自信的笑容祇因心中坦蕩無阻，就算有意隱藏笑容亦

不知不覺顯露出來……

父親：聽你的話真像個智者。依你之見，該如何解決我們心中的難題？

阿輝：任何人都是一致的，何必計較工作或情感上的得失？出現問題的地方，正是解決問題之處。

（衆人正在思考他的話，大寶、小寶已顯得不耐煩，而扯著梅香的衣服。）

大寶：媽……我肚子好餓，咱們回家了……

小寶：媽……我要尿尿……

梅香：（醒悟後有些尷尬）我想我該走了，不管怎麼說我的生活還是以孩子為中心，而孩子也是我和丈夫的寄託

……

阿輝：妳已找到了自己。

（梅香微笑地向衆人道別，帶著小孩從右舞台下。）

母親：我當然要繼續扮演母親的角色，雖然孩子都已當了父親，但在我心中他却永遠是個孩子。

父親：我與妳同感，話說回來，我們這種年齡比別人多了一種期待。

母親：你是說……？

父親：期待新生命的延續……工作的貢獻是生活的目標，而這些是在我們已經盡力之後應該交給他們的……我很

高興告訴各位：我已經是個有二位孫子的祖父了。

母親：（似乎感染了父親那份喜悅）我該走了……

父親：我也該走了……

（兩人向其他人道別，一前一後，看不清兩人的關係慢慢走下左舞台。）

夏敏：也許以後我要學的東西還很多，但今天却是一種階段的體認。愛情雖然美妙却不是一切，我應該再調整生

活的觀念與步調。

阿輝：妳的決定已經不再令人擔憂，（望了尚志一下）也許有人會感到悲傷，但我保證那祇是短時間的刺痛，時

間會印證妳現在正確的作法。

（夏敏會意地轉身，與衆人招呼後從右舞台下，尚志依依不捨地望著她的背影……）

尚志：她的決定，我始終認為有些瑕疵……

王董：就像上天對我的待遇一樣，我的缺憾實在不易填補。原來的憤世期望能轉化成對工作的專注。也許我會……

誰知道……每個人都會有他獨自的生活方式的。

阿輝：但願你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生活，這是你的權利，但不要違背了生命存在的原則。

（王董與尚志、阿輝握手離去，慢慢走向右舞台而下……笛聲再起，緩慢而淒涼。尚志似乎沉醉在剛才的

話中……）

第六幕

（似乎經過不可計數的時間，音樂混亂了他們的時空。剛才那些人的吵雜與現在的靜寂似乎是強烈的對比。）

尚志：好靜！怎麼突然那麼靜？

阿輝：我們在這裏躲雨已經很久了，怎麼到現在你纔覺得靜？

尚志：你的意思是我們一直在這裏嗎？

阿輝：是呀！問了我的工作狀況後，你就一直默默不語，你真的對種木瓜那麼有興趣嗎？回頭我再給你一些詳細的書面資料……。

尚志：謝謝你……我要的不是那些資料，而是你的工作態度。以前我似乎忽略了這些……

阿輝：這種抽象的東西，教我如何給你呢？甚至也從來沒有人對我提過這個問題。

尚志：這是你可貴的地方。沒有這種敬業的態度，從事任何工作不僅為自己帶來難題，也為他人帶來難以適應的問題。

阿輝：但我可能沒有你說的那麼好……祇是盡力作好份內的工作罷了。話又說回來，不作好它誰會來替代我的工作呢？

尚志：我瞭解……我連和尚的工作都無法作好怎敢妄想出家！

阿輝：出家？你真的會有這種念頭？

尚志：（苦笑）我該走了！這是個奇怪的夜晚，雖然令人迷惘但我却學到不少東西。

阿輝：也好！風雨並沒有對木瓜園造成損害，這是我今晚冒著風雨出來的原因。我想我也該走了……或許下次我們再好好地聊一聊繪畫的情形。

尚志：你知道那是我極為樂意的一件事。

（兩人誠摯而興奮地握著手。分手後尚志由第一景的樓梯而上，再度回到第三景，夢遊似地回到床上，立刻一副熟睡的模样。阿輝則作著園內的善後工作，環顧四週滿意地自左舞台而下……）

第七幕

（整個舞台似乎罩在漆黑的夜色中，祇有第三景尚志睡覺的地方，隱約透著微弱的亮光。尚志均勻的呼吸顯示他正處於香甜的睡眠中。偶兒來個翻身，却依舊讓身體裹在棉被中……）

（一種有朝氣的笛聲慢慢地自四週響起，燈光緩慢但有秩序地展亮，恰像旭陽驅散幽黑的暗夜，四週浮現出一股風雨過後的清新與活力。）

（第五景走出了母親，佝僂著背腰，開始準備早餐。偶而擡頭望著樓上，臉上露著微笑，緩慢但熟練地作她的工作。）

（父親亦自第五景而上，經過忙碌的母親身傍祇淡淡地望了她一眼，就像這種景象已見過千百次。走到第四景的椅子坐下，慢慢地掏出香菸叨在嘴角，破舊的火柴費力地劃了幾下，終於燃亮了一把亮光。側著頭

猛吸幾口，滿足地冒出了兩口青煙。幾聲的老人咳打破了清晨的寂靜，平息後父親纔發覺身傍的空洞……)

父親：阿志呢？還沒起床吧……？

母親：(一邊忙著家事一邊回答)昨天回來好像很累的樣子；又喝了那麼多的酒……讓他多睡會兒……

(父親的眼光望向舞台中央的上方，似乎想望向遠方……)

父親：暴風雨過去了……不曉得外面有什麼損壞？不過我可以確定今天定是個好天氣。

母親：你怎麼知道？(挪揄地)你是氣象台？

父親：別忘了我活了這把歲數，看也看多了，這種天氣瞞不過我的……

(第二景走出梅香，忽忽地忙碌著，由動作看來正忙著為小孩作早點……)

母親：你已經退休了，又不要上班，天氣好壞跟你有什麼關係？

父親：關係可大哩……天氣好，我可以和朋友散散步，在樹下下盤棋；天氣要是不好，我哪兒都不能去。

母親：那才好，我希望老天下雨，好讓你哪兒也不能去，在家陪我。

父親：(不以為然)陪她又怎樣？老夫老妻了……說真的我寧可陪我那兩個孫子。

母親：可不是……梅香他們母子已經好久沒有回來了，再過一陣子要是再不回來，我們就上台北看他們去。

父親：怎麼去想孫子想瘋了，妳不嫌人家說妳是不請自來？

母親：喔……？這是什麼話？我可是到兒子家呀？誰會說我閒話？難道你不想孫子？

父親：(笑)我怎麼不想，不想還配當祖父嗎？妳這麼心急，八成是對媳婦沒信心。告訴妳，梅香把兩個孩子照顧得妥妥當當的，不用妳操心。

母親：我祇是想去演好我這個祖母的角色罷了。

父親：說得也是……妳現在何不先扮好母親的角色，將樓上的兒子喚醒……

(梅香看著手錶，感覺時間緊迫，急忙向內呼喚……)

梅香：大寶……小寶……起來了，再不起來上學就遲到了。

(梅香依舊忙碌著，裏面沒有回應……)

母親：這麼早叫他幹嗎？又不是學生，讓他多睡會兒，養足精神纔好工作呀。

父親：都快七點了……這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母親：你怎麼不說早起的蟲兒被鳥吃？

(父親被揶揄，抽口煙以示抗議……)

梅香：(大聲)起來——。這爺爺不是常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嗎……(裏面無動靜)再不起來我可要進去了。要是爸爸在家，看你們敢不敢睡懶覺？

是爸爸在家，看你們敢不敢睡懶覺？

父親：我就是見不得別人睡懶覺？

母親：老頭子怎麼跟年青人比呀？

父親：話不能這麼說，把大好時光浪費在睡眠實在毫無意義。工作的本質就是富麗生命，而早晨就是生命最堂皇的時刻。

母親：如果你執意如此，為什麼你不親自上樓去叫醒他並告訴他早起的好處？

父親：我正準備如此作……

（父親起身走到樓梯口，正欲拾階而上，忽然想起什麼遂停下脚步，並慢慢踱回桌傍坐下……）

母親：（詫異）什麼促使你改變主意？

父親：也許……他太累了，真的需要休息；而睡眠正是最佳的方式。因此……我決定讓他自己醒來。

（第二景大寶、小寶著學生制服上，睡眼惺忪地坐在書桌傍……）

梅香：要你們自己醒來可真不容易，起了床還是那麼散漫。想想你們的父親，這個時候早就出去作生意了，那像你們……

（樓上第三景的尚志又翻了一個身，似乎很留意被窩的溫暖，弓著身子讓棉被緊密地蓋住……）

大寶：我昨天睡得晚嘛……

小寶：媽……昨晚我夢見爸爸……還有爺爺、奶奶。

梅香：（微笑）你們很久沒回老家了，是該找個時間帶你們回去的。

大寶：爸爸不是回去嗎？為什麼不一起帶我們去呢？

梅香：傻孩子，爸爸是出差順道回去的，再說你們每天還得上課呀！爸爸回來再跟他商量，等放假再帶你們去吧！

（小孩興奮地拍手……）

父親：其實你剛才說的話我很同意。也許我們可以利用小孩子放假的日子去看他們……

（尚志已經醒來，坐在床沿搗著臉，雙手上下搓似欲驅散睡意。）

母親：（玩笑地）難道你不在意說你不請自來？

父親：我也想盡祖父的義務呀……（兩人相視而笑）

母親：好了……這會兒可真的要叫醒他了，要不稀飯都涼了怎麼吃？（尚志起身走下樓梯……）

父親：那妳去叫他吧！

母親：（見到從梯上而下的尚志）這不下來了嗎？快去洗個臉，早餐都預備好了……

（尚志點頭從五景下。）

梅香：（一陣忙碌，轉身）好了……我們可以開飯了。

（二名小孩開始吃著早點……在第一景傍的布幕走出阿輝，提著工具，就像我們見過的任何一位準備上工的農人一樣，在右下舞台作著他的工作。態度仔細而認真……）

（尚志從五景上，臉上已有了紅潤的光輝……）

父親：洗好了？（尚志點頭）

母親：趁熱吃了……。

（尚志未回答却望向遠方……）

尚志：昨晚那麼大的雷雨竟然不留一絲痕跡，這變化實在太大了……（活動著筋骨）

父親：變化雖大，可是所有的事物却是依舊。看看窗外的街道。遠處的行人、庭院的花草，並沒有因風雨的襲擊而改變他們的位置與方向……。

（尚志深長地繼續望向前方，第一景走出夏敏，作著上班前的化粧動作，而整理著身上的打扮。）

尚志：黎明總是緊接著黑夜而來，青空依在，成羣的鳥兒已忘了昨夜風雨呼嘯時的驚悸，一切都恢復原來的角度。黑夜的風雨也如我的慾望與幻想，雖然這麼快速而強烈卻沒有此刻樹上的鳥聲來得令人衝擊與真實。

（令人振奮的笛聲與鳥聲充塞著整個舞台，夏敏走向舞台中央，臨走前與第二景的梅香點頭招呼。）

夏敏：施太太早……（禮貌而和善）

梅香：早……這麼早就上班了？

夏敏：今天是個好天氣，早點上班，也許……（停頓但表面是歡愉的）不會塞車……。

大寶：阿姨再見……

（小寶正巧口中食物，不及出聲，祇單手搖晃。）

夏敏：再見……（步向舞台與阿輝互道早安，然後轉至第六景在小辦公桌坐下，開始一切打字工作。）

母親：現在最真實的莫過於桌上的早點，難道你情願空著肚子去讚美不能讓你溫飽的鳥聲？

尚志：妳為我準備的早餐依舊令我回味的。從來沒忘記這種感覺。而現在每天忙於上下班，急促的步伐擾亂了內心的澄靜，忘了溫馨的熱粥……。

（第一景走出王董，忽忽忙忙地走到舞台中央，望了阿輝一眼。阿輝似乎覺得工作大致就緒，半坐臥在第一景前的長形木板，吹奏著笛子，手勢配合著幕後的音樂。王董不發一言，急促轉進第六景，與夏敏招呼著……）

呼著……）

夏敏：（送資料至他的桌上）王董早，這是中南部的營業報表。施主任已經南下配合，祇好請您過目。

王董：施主任下去我很放心，他是個人才……妳先攔著吧！

（夏敏將資料放下，回去繼續打字，王董開始批閱桌上的報表……）
梅香：對！把碗筷擱著，快去拿書包，動作慢吞吞的，將來當兵怎麼辦呀……

（大寶、小寶飛快地戴上帽子，拿了書包向梅香揮揮手，走向舞台中央。小寶發現阿輝的忘我吹奏，停下脚步望著，但被大寶拉走。）

大寶：快走，上課來不及了……

（兄弟二人經過中舞台從左舞台而下……）

母親：從你的眼神我看見喜悅的光芒，我想你已找到了自己的路。但不管怎麼說，我希望你們父子兩人立刻坐下吃稀飯……

尚志：媽！我不會錯過妳作的任何一道菜的。

母親：（轉身對著父親）老頭子，你呢？

父親：我？（噴出一口煙）我嚐了快五十年了，這還用說嗎？（三人笑著坐到桌傍準備用餐）

（舞台上阿輝依舊吹著笛子，其他人各作著各人的工作，認真而專注，音樂聲漸起……幕下。）

△△△ 劇終 ▽▽▽